皇明大政紀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二十二

臣 淯川范守己謹輯
金谿閔師孔謹閱
秣陵博古堂謹鐫

丙戌嘉靖五年春正月

附錄御史張袞上言乞宥伏闕諸臣章下吏部看詳已而吏部詳覆請自 上裁 帝報罷給事中史于光上言聖人之喜怒如春秋天道在我也伏闕諸臣 陛下怒而罪之此秋氣肅物之權固天之道遜者袞疏勅下該部舉朝臣工及其厮役賤吏皆懽相告語以為 聖天子將還諸臣天道煦物之春其襲人一至是乎已而

報罷是欲其砥礪之久然後用而全之也然諸臣廢謫
已兩閱歲矣一旦有如劉安世齎志以殁范祖禹梅州
不返　陛下必有後時之悔矣伏望早沛春生之仁即
起諸臣必有感恩思奮以圖報稱不報
南京御史趙得祐等上言席書因排費宏遂謂臺諫媢
宏是倡黨說惑　聖聽也且書敘一陳洸洸輕之稱一
鄭洛書洛書劾之書亦有靦面目矣廖紀欲避吏部讓
書而書肆爲桑柳鄙褻之語以瀆　聖聽是果忠于
朝廷耶　帝怒奪得祐俸一月
御史雷應龍上言乾明門諸處所畜鳥獸歲腥肉一萬
六千五百餘斤秫豆五千二百餘石乞賜屏去以蘇民

困。帝然之。命所司覈實以聞。

二月。逮繫郎中陳九川主事陳邦偁于詔獄。

時天方來貢。譯使胡士紳言。主客郎中陳九川。主事陳邦偁等。索受天方玉璞。帝怒逮繫鎮撫司考訊給事中解一貫奏。乞併逮士紳。及天方使人面質。不報。已而錦衣衛邏校聞大學士費宏命玉工裝玉束帶。疑爲九川所索玉也。遂入宏第。執舍中兒以去。欲與九川對簿宏弗敢拒。自上言曰者臣遣故尚書鄧璋以詩。璋酬以玉璞。重若而斤。爲束帶者三。今天方失玉。重若而斤。與臣璞重不倫。若之何擬臣受九川獻也。九川之誣據此可辨。帝不問。以溫旨慰之。已而九川竟論戍邊。

畿內饑。

巡按順天御史張珩言。畿內凶荒。乞賑。下戶部覆議從之。命郡縣倉廒悉數給散。不足。則發通太倉錢穀補助之。是時災異衆多。禮部類聞。　帝降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憂懼。此非下民之孽。皆朕之失。云。南京御史仲選上言　陛下此諭。禹湯罪己之言。周宣憂懼之心也。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臣聞之。應天以實。不以虛。動民以行不以言。今之災異。或者聖學之未敦。政權之下移。小人之未遠。忠直之未錄。百官之未勵。民生之日變。武備之廢弛。與有一于此。皆干天和。　陛下用一人。而制行材器未必盡知。議一事。而始終利害未必盡知。是亦

聖學之未敦也或以姦黨而復其官或以巨惡而宥其罪或奏遷職官或陳乞　勅命無不立遂人言嘖嘖皆謂　陛下左右乘其喜怒陰爲之地是亦政權之下移也崔文以邪術而侍左右聰募以謏夫而預經筵劉棨以白衣而厠館閣蔡亨蔡銘吳大田以匪人而居華職是小人之未遠也或覆庇匪人或玩愒公事或私通關節公納賄賂文雖麗而大節有虧外可觀而內行不足是臣職之未勵也謫戍如豐熙等削籍如馬明衡等遠選如馬卿陳逅等外補如呂柟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裴紹宗等皆抑鬱而不得其志是忠直之未錄也水旱癘疫民死什五加之權姦煽毒酷燄肆威十室九空而征

繇日增催科日煩是民困之未蘇也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子不識戰陳士卒皆市人莫辨什伍精壯者私役于守備府營之家輪番上直操備者木刀竹矢全無犀利是武備之不振也臣待罪言官不能隨事納忠致有災異皆臣等不職之所召萬一讜言可采少賜施行仍將臣罷黜以應天變報聞

附錄巡視盧溝橋御史沈松上言蕪湖荆杭諸處皆隸水干便市舶榷分爲宜盧溝不通舟楫惟木桴往來耳工部榷分之灰炭葦草諸物皆貧民自致以食其力宜賜免榷下工部覆議從之

韓文卒

年八十有六。贈特進光祿大夫。謚忠定。所著有質菴奏議歸田錄。

附錄御馬監太監張忠爲營造宮殿官匠工役乞恩授秩。其中以百戶乞錦衣千戶者二。旗卒乞百戶者二。冠帶人匠乞錦衣鎮撫者四十有四。書篆官乞京班者七匠役乞冠帶者十有四。計六十有八人。俱從之。給事郞自埜上言力諫。乞收成命。不報。

三月策士奉天殿。

先是廂書上言臨軒策士。延攬英賢。朝廷第一大舉何讀卷者以崇卑爲甲乙。人每閱卷二十。而受卷糊名諸官不畏國紀。每以故識當路子弟所對策。盡付元

臣擬取上甲次及九卿翰苑所讀雖有材儁抑而不揚乞
勅御史有風裁者監收試卷嚴督糊名勿通關節雜送閣部諸臣從公裁取如蹈前轍指名彈劾　帝然之至是對策者三百有一人賜龔用卿等及第出身有差

附錄時陳洸事勘明削籍爲民崔文亦黜退猶閒居里第南京御史王錄上言惡如陳洸宜置重典而脫死爲民姦如崔文宜投遠裔猶未拔去乞編洸于滇南發文于
孝陵以防後患杜復進可也至于調官如劉天民謫降如呂枏鄒守益章商臣陳逅季本夏良勝鄧繼曾陳相段續庾廷訓黃國用王懋馬卿查仲道削籍如安

盤張漢卿王時柯馬明衡朱淛郭楠方啟澯成遑如豐熙張翀余翱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王元正楊慎劉濟劉最杖死如王思王相裴紹宗余禎張原李可正張曰韜胡瓊殷承叙等宜原心釋罪錄復優卹庶人心和而天意得矣疏入不報先是御史丘養浩給事中衛道俱以言事忤旨謫補外尋復原官而故太監王堂者賓緣左右起為天壽山守備御史謝汝儀疏論不報亡何擢堂守備南京而 孝陵司香故太監谷大用歿以司香 康陵為請 帝從之御史喬祺疏諫不報謝汝儀復為上言人君之德莫大于明斷 陛下復衛道丘養浩官天下翕然稱 陛下之至明罷黜崔文天

下翕然稱　陛下之英斷然御史張衮請錄用豐熙等
陛下始然而終止豈　聖心不無芥蔕于中耶臣以為
陛下之仁諸臣終當被其休光但恐鬱鬱卒徒之中依
依下寮編氓之內歲損月失　陛下雖欲憐而用之亦
何及乎張衮之言當急從也御史喬祺諭谷大用不當
取用　陛下報聞豈　聖心不無眷戀于中耶臣以為
陛下之聖姦惡固有所憚而不敢為然王堂守備南京
矣亡何復有大用之命竊緣甚秘招置愈巧萬幾之煩
豈暇畢照一墮其術根據將日深他日即毅然去之不
已晚乎此喬祺之言當亟行也亦不報
夏四月姚鏌督師討田州指揮岑猛

猛之先曰伯顏　國初歸附世知田州府至猛兄猇弒父自立爲土目黃驥李蠻所殺驥蠻復搆亂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父官爵後與思恩知府岑濬相仇殺濬襲破田州猛走免都御史潘蕃奏討濬誅之改思恩爲流銓兼攝田州奪猛官改授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改同知田州攝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日振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賊平金疏猛功遷指揮同知猛與復祖官不得觖望驕蹇漸不用命凌轢旁郡日甚而前得猛賂者至是無所得多譖猛不法都御史盛應期信之欲脅得重賄舍猛猛復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鎮代應期不之察也

復請討從之。鎭乃遣都指揮沈希儀等五將軍，帥師八萬人，以叅議胡堯元監軍進討

〔附錄〕廉書上言　國朝選庶吉士讀中秘書，始自永樂二年，後掄取無定科，考校亦無定制，弘治六年，大學士徐溥丘濬始議每科一選，不限地方歲年，以爲定式，迨後因涉嫌疑，遂不復行，似非至當之舉也，乞仍溥議，每科選取，第勿逾二十人可也，從之

張璁桂萼連章劾宏，謂實受陳九川所盜王，又受布政使彭夔餽金，擬　旨留用，宏上疏自理，言璁萼欲得教庶吉士，臣等請以溫仁和董玘爲之，拂二人意，萼又自言日者談彼命，當與鄉人並相，諷臣推轂，而臣亦未及

奏訐臣以　皇考實錄垂成不忍遂去故敢辯析明臣之愚　帝溫旨答之御史鄭洛書上言璁萼言宏受王納賄是宏爲貪夫不可以司政本矣而宏之留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污之量尚可以敵璁萼之横議也璁萼之言人無予之者恐其睥睨代宏將遂流毒于天下矣乞示宏以止足之義戒璁萼强暴之非各令乞歸別選賢良以副任使不報

南京御史仲選等上言守備太監卜春靖遠伯王瑾貪暴虐民乞賜罷斥兵部尚書李鉞覆奏不報

禁冒乘驛傳

御史劉隅奏言冒乘驛傳之害兵部覆請嚴禁從之

五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附錄 廖道南進洪範疏。帝覽之。命顧鼎臣講洪範。

席書上言。國朝大學士故事。凡加少師必兼太子太師。少傅必加太子太傅。俱謹身殿。少保必兼太子太保。武英殿。今一清加少師。仍兼太子太傅武英殿。非制矣。乞賜改正以存彝典。一清亦上言。見書此語。知其典章未明。發言之太易也。太宗時。初置閣臣以學士為首。餘皆講讀撰修官。而黃淮以中舍與焉。自三楊始進三孤。而士奇少師兵部華蓋殿。榮少傅工部謹身殿。溥少保禮部武英殿。未始兼青宮保傅之官也。其兼青宮官自景泰始。英廟委任李賢。止以吏部兼學輸而已。最

後仍加太子少保。憲朝初。始進少保華蓋殿。成化以來。始有太師兼太子太師等官。書所謂典章。果何據耶。且書謂費宏抑臣于後。故爲此。然宏爲少師一年矣。臣初召入。縱使官秩盡同。亦當出其下。書雖爲臣。寔不知臣矣。報聞。

福建大雨水。

福州府諸處。自正月雨至于四月不絕。平疇蕩爲巨浸。且海潑山鳴。旗皷自蜚。知府汪文盛上其狀。乞賜蠲賑。且乞自罷以謝天譴。章下戶部議賑。從之。

[附錄]李福達者。山西五臺人也。一名午。因事戍邊。竄居陝西洛川縣。與李父越同倡白社妖術。誑誘愚民嘯聚

數千人大掠鄜州洛川諸處殺掠亡算已而官兵追剿
捕得越及其黨何蠻漢等誅之福達跳去占籍徐溝縣
變姓名爲張寅賄縣中大姓以爲同宗編立宗譜塗人
耳目以其所掠金銀買授太原左衛指揮使又爲其子
大仁大禮納粟入國學其讎家韓良相等屢訐其罪皆
賄緣脫免巡按山西御史馬錄行部其縣良相等復以
爲言錄捕治之福達急走京師以其術干武定侯勛勛
悅禮爲上客福達乃求勛居間勛從之移書于錄欲待
以不死錄飛章劾勛黨逆賊并上其手書　帝下之都
察院先是席書亦助勛爲福達地大理寺評事杜鸞上
言劾勛及書乞將二人先正國法絫命多官集議福達

達之罪。不報。先是　帝奉　兩太后觀騎泛舟。至端午。復欲觀標賜宴。給事中高士魁上言。舜作漆器。諫者十餘人。恐爲侈靡之漸。至于十人而不止。　陛下之德。無媿于舜。近有此舉。將爲逸樂之漸矣。此必左右有緣先朝故事以請者。不則。豈能遽移　聖心耶。臣見近旨。輒引故事。如鎮守浙江。太監鄧文之請易勅書。太監張忠之乞陞官匠俱依倣　先朝事例。則皆近習附會。欺　陛下以濟其私　陛下入其機而不自悟也。始而漸漸而化化而成矣。殷鑒不遠。可不加之意哉。疏入。報聞。

六月。獻皇帝實錄成。

凡五十卷　寶訓十卷以錄成進呈宏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進兼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石珤賈詠各少保

附錄初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勅書言官論阻不報已而內織絨染局太監刁永　勅專官陝西監織絨服工部尚書趙璜給事中張嵩王科御史陳察王朝用南京御史喬祺等交章論阻並報聞陝西提督尚書王憲巡撫都御史王藎巡按御史郭登庸吉棠王渭亦各抗疏論阻章下工部尚書璜覆奏宜如憲藎等言下內閣擬旨大學士一清宏詠議依部請擬進已而有　命仍照前旨行一清等不從仍以原擬上請因抗疏力言陝

西生民愁苦。及監織剝害之狀。乞將太監梁玉取還。付鎮守大監晏宏。及撫按官督織貢用。帝曰。卿奏具見忠愛。前已諭王安靜行事。勿得騷擾地方矣。

秋七月。禁苛訟。

都察院副都御史張閏上言。國朝令甲。自叛逆盜賊及干城池帑藏機密外。其軍民訟諜。若株連衆多。隔限府衛及撫拾枝蔓者不得受理。至誣十人以上重論反坐。夫何邇來官司。罔卹民隱。不思一人被繫。一家皆哭。輕忽者不肯理。庸劣者不知理。怠緩者不能理。其貪暴者恣其科索。衔其威福。快其報復。縱其羅織。因而廢棄人生業。破毀人常產。擠陷人軀命。所以干和致灾。釀意

外之變者率多由之乞　勑兩京及藩臬各理官一切訟獄止逮主名應寢應論如令行止務俾訟簡刑清造福生民可也　帝然之爲禁煩苛

八月改建觀德殿

帝以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地勢迫隘欲改建于奉先殿左詢于宏一清等宏一清上言移觀德殿于奉先殿左恐奉慈在西　獻皇帝神靈有所不安臣等不敢奉命帝曰朕欲遷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一清等乃乞　勑禮工二部卜日營度禮部尚書席書侍郎劉龍等給事中張嵩衛道等御史郭希愈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人工不可屢興乞仍舊貫以寬

民力。不報。

癸丑。更撰　世廟樂章。迎神曰永和。初獻曰清和。亞獻曰康和。終獻曰沖和。徹饌曰太和。還宮曰寧和。　帝所撰也。

魯迷復貢獅子。

魯迷貢獅子二。西牛。禮部上請　帝命收置內府。留屬夷五人飼之。御史張祿力諫不報。

丁丑。　世廟成。

帝自觀德殿奉　獻皇帝主于　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于觀德殿。禮成。羣臣表賀

九月己亥。　帝奉　章聖皇太后。謁見　世廟。

初 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 世廟卿謂如何費宏
楊一清等因上言國朝禮制有 皇后初立謁 太
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復有至 太廟者蓋欲正乾
坤之位謹內外之防也 聖母謁廟不可 帝以問璁
蕚璁蕚引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及國初禮有
皇后謁 太廟內外命婦陪祀之文以對因言永樂後
止謁奉先殿皆當時禮官失考因循簡便非 太祖稽
古定制也今 皇太后及 中宮宜先見 太廟以補
前禮之缺次謁 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等復上
言璁蕚所引乃元禮不可為法 國初禮文未定之制
二臣欲追復廟見是 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龍

等亦上言。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爲大婚册后之制未
及施行。復定册后止謁奉先殿。蓋嚴內外之辨。立萬世
家法也。璁䕫所引。俱大婚禮。今 世廟告成。是大祭禮
本不相涉。 章聖皇太后宜于奉主之後。祗見觀德殿
則 祖宗家法守之益堅矣。璁䕫復上疏。言周天子宗
廟之祭。王服衮冕而入。立于東序。后副禕而入。立于西
序。九獻。王后各四。時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 皇上毅
然舉行。雖追復古帝王之盛。未爲不可。因自具儀以上
帝命禮部復集議之。于是席書復上疏。遂持兩端矣。大
學士石珤上言 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
出者。太廟尊嚴。乃天子對越之所。非時享祫祭。亦未

輕出入。而況后妃乎。漢唐之季。事不師古。女禍時作。其患不可勝言。可不慮哉。帝切責之。席書等乃上請。聖母謁廟。必得　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

岑猛奔歸順州。知州岑璋誅之。初猛聞大軍至。歛兵令毋戰。裂帛陳寃狀。鏌不聽。督兵益急。猛乃陳兵自固。鏌下令諸旁近土官。能擒猛者。予千金。爵一級。畀其土之半。黨猛者移兵誅之。又以猛妻歸順州知州岑璋女也。恐璋黨猛。不知爲計。問于都指揮沈希儀。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間。刺其情。以復。希儀察部下千戶趙臣善璋。乃召臣曰。聞璋憾猛。吾欲遣爾說璋以圖猛。何如。臣曰。璋善疑。直語

之不信當以譎誂之。希儀曰若何臣曰假以臣徵鎭安兵圖璋臣迋道泄之要領可得也。乃遣臣往臣過璋所璋迓臣喜其來臣故爲不樂狀璋叩之不答須臾復太息璋疑之臣愈不悅若有沈思者璋愈疑挽臣臥內長跽叩之臣泣下曰託君肺腑有急不忍隱也。然君不从則臣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謂君以翁婿故必黨猛令我擻鎭安兵襲君矣不言君死言之我以泄機死奈何君寶生我璋曰猛奴視吾女吾欲圖猛久矣奈之何以猛故及我也。臣曰君意若爾盍自列以免璋乃雖臣留傳舍。遣人馳詰希儀所告猛反願擒猛自効希儀佯追臣反以其事白鎭鎭乃督兵顧逼猛猛子邦彦守

工尭隘璋遣千人助守欲爲閒馳報希儀曰衣有識別破猛時勿亂戮也及戰歸順兵先呼敗田兵驚潰遂斬邦彦猛窘欲出奔璋使人招之曰願君走歸順可達安南再圖興復猛倉卒從之璋涕泣迎猛館別墅辟田州人勿得至左右盛供張固之日詭猛大軍退矣猛喜不疑久之璋微知猛置印所乃置鴆酒獻猛曰　天朝索君急請自爲計吾不能庇也猛大怒罵飲鴆死璋斬其首併所佩印馳詣督府上之鏌徹兵還遂與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麒各上言大破田州猛中毒矢死斬其首獲獲印信長子邦彦敗死邦相等逃匿田州平請置流官治之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附錄都察院覆奏李福達罪狀。宜行山西撫按官。移獄三司會鞫。先是御史馬錄。咨于徐溝鄉紳給事中常泰。泰言寅爲福達不疑。又咨于讞獄郎中劉仕。仕鄜人也。其言如泰。錄復檄取鄜洛父老識福達者辨之。俱以爲眞福達也。乃檄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使馬豸。雜鞫之。福達對簿無異辭。遂附爰書上。錄錄乃會巡撫都御史江潮上言。福達聚衆數千。殺人巨萬。雖潛踪匿形。而罪跡漸露。雖變易姓氏。而惡貌仍初。論以極典。尚有餘辜。武定侯勛。納結匪人。請囑無忌。雖妖賊反狀。未必明知。而術客私干。不爲避拒。亦宜抵法。溥示懲艾。章復下都察院。

定　世廟祭日。

初禮部議祭　世廟用　太廟次日。太常寺謂時享

太廟及觀德殿先三日齋戒先一日視牲。今祭用次日。則齋戒視牲日各不同。且歲暮之祭難以次日舉行禮部復請。歲暮權與　太廟同日。　帝曰。俱用同日。次第舉行。

冬十月。頒　獻皇帝恩紀含春堂詩于羣臣。

恩紀詩紀在藩錫予之恩凡七卷。含春堂詩。未之國時大內所作也。百有三十餘首。　帝親爲序。頒賜羣臣。

附錄御史張珩丘養浩各上言。定國公光祚冒請土田侵奪民産章下戶部。尚書秦金覆請按覈。　帝命勿覈。

悉以歸民。

以張璁爲兵部侍郎。

附錄初薊永總兵官馬永上言議禮伏闕諸臣竄逐窮荒誠其自取今羣疑盡釋大禮講明 恭穆獻皇帝奠位聖心慰安而諸臣淹有歲月無路自新乞宥其罪從或復官或寬釋庶君澤下流物不終棄矣 帝謂永出位妄言切責之已而故吏部尚書謫戍邊陸完卒永復爲完奏乞卹典 帝怒奪永官置南京帶俸試御史魏有本論救永復奪有本官外補之給事中鄭自璧等申救永俱奪俸三月御史鄭洛書許鳳翔復抗論不報給事中解一貫陳守愚沈漢亦各抗疏力救有本俱不報

吏部尚書廖紀上言。南京根本重地。而軍政城守器械俱爲可憂。前聞楊鋭告往南京攜附。近日馬永獲南京安置。臣不勝私慶。二將之往。寔天啟 聖聰。有此成命。乃保根本之大猷也。臣欲 陛下寄鋭永以營務重責成之。以彰不測之恩。其言官魏有本蒙調外任。誠爲薄罰。然初試言職。心本無他。乞宥芻蕘之狂。仍還原官。則陛下納諫之度。堯舜湯武。不得專美矣。疏入報聞。

十有一月。移山西叛囚李福達獄于詔獄。

初。左都御史聶賢等覆奏。李福達逆跡昭灼。律應磔死。帝從之。錮獄待決。因詰責郭勛。令自輸罪。勛懼。乞 恩。因爲福達代辨。 帝置不問。勛又令福達子大仁具奏。

求雪父冤章下。都察院左都御史聶賢原訊御史高世魁知爲勛指奏寢其奏勛謂大仁曰苟弗解爾曹始亡命勿蹈叢戮也于是給事中劉琦程輅王科沈漢秦祐御史高世魁鄭一鵬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各劾勛交通逆賊明受賄賂福達旣應伏誅勛無可赦之理給事事中常泰亦上言勛以輸罪爲名實代福達求理論以知情何辭勛以爲福達居間畫令大仁等事急亡命論以故縱何辭給事中張逵等亦上言凡謀反大逆服上刑而知情故縱亦從重典今勛移書請託黨護叛逆不宜輕貸都察院看詳聶賢覆奏勛當連坐　帝不從尋命錦衣千户戴偉移取福達獄詞及囚佐下鎮撫司鞫

候會鞫給事中常泰御史任孚郎中劉仕復交章劾勛
江潮馬錄仍會疏極言福達不枉俱下都察院看詳
帝命速取福達來京鞫問
附錄時 帝御經筵大學士宏不至張璁劾宏倨慢不
敬因言宏用優人張仁出入私第關通賄賂又縱子懋
賢懋良狎昵倡優又言宏在正德時旁注試錄傾陷寮
友極其醜詆 帝置不問是歲五六月江左大旱常鎮
尤甚徐淮兗濟間大雨水田廬盡沒至是禮部類以為
請 帝以灾異頻仍諭羣臣修省其利病興革事宜集
官擬議以聞御史吳仲上言和氣致祥妖氣致異理之
自然也 陛下即位之初誅逐宦官今則太監鄭洪遣

例請勑。而監織市舶之差。漸次增復矣。　陛下即位之初。誅逐權姦。今則武定侯勛驕泰剝削。而黃富費通之徒亦朦朧傳乞矣。　陛下即位之初。查革軍匠。今則託名投入。坐費月廩。　陛下即位之初。起用諫官。今則議禮諸臣。含冤負屈。此　陛下所當修省也。先年大臣同寅協恭。今則招權樹黨。如張璁之排費宏。肆無忌憚矣。先年大臣退多自引。今則持祿固寵。如費宏之家醜已露。恬不爲怪矣。先年士人多廉恥。今則權要之家。其門如市矣。先年有司多循良。今則尅剝相效。悃愊廢棄矣。此羣臣所當修省也。疏入不報。

初兵部議請騰驤四衛官。照舊揄選。　帝命免選。既而

御馬監奏乞本監自選四衛官移官兵部銓注。帝亦不許。至是太監閻洪等矯旨選之，請移兵部遵行，給事鄭自璧上言。陛下免選之旨，丁寧至再，而至尊轂下，乃敢剛愎自用，抗違無忌，是罔朝廷而不有矣。狎雷霆之威，翳日月之明，近臣如此，安爲攸宜。乞勅司禮監查洪欺蔽，即賜黜罰。不報。是時各監局收捕軍匠，三千七百餘人，戶部上言，乞寢成命，免致耗蠹國儲，以後陳乞，俱賜報罷。帝不聽。給事中黄重上言力諫，亦復不報。

命三法司會鞫李福達于闕廷。

初，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王啟、劉玉，左都御史聶賢，副

都御史張閏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寺丞毛伯温汪淵、及錦衣衛鎮撫司各官。會鞫福達于京畿道。對簿無異辭。奏請論磔。 帝不從。命會九卿大臣鞫闕廷。

再命三法司會鞫李福達于闕廷。

先是顏頤壽等會鞫福達。佐證畢昭等于 午門下。考掠之餘。稍有變其初說者。遂將不一口語奏聞。 帝心益動。命俟齋祀畢。朕親臨鞫問。大學士一清等上言庶獄無足煩 聖慮者。乞仍命多官再鞫從之。已而復訊如前語。乃姑置為未成之獄。

李鉞卒。

鈹引疾乞休。從之。未行。卒于京邸。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以王時忠爲兵部尚書。

營仁壽宮。

給事中張嵩上言。民困財詘。宜先營　仁壽宮。以慰昭

聖之心。其玉德安喜景福等殿。暫爲停止。俟民力少蘇。

徐議鼎建。　帝命次第庀材營之。

附錄 給事中管律上言。我　太祖革樞密院。置五軍府。置都督同僉諸官。總領衛所。分掌京軍。歷代兵制。莫良于斯。其公侯伯止令隷籍帶祿。不預府事。有事則召總兵官。佩大將軍印。帥師征討。旋師則單身歸第。官卒各歸其所。又禁止官卒。勿受公侯饋遺。及非征討。不得輒

侍公侯之門。聖謨洋洋，俱在典策。承平既久，事漸乖張。綰印僉書，俱屬侯伯；坐營坐司，亦皆其人。以國家綱領之地，擁豢養驕佚之徒，但騁侵漁以圖溢飽，聽人指顧，罔識一丁，復以禁衆禦侮之兵，爲彼驅前擁後之具，恐非社稷磐石之計，勳戚帶礪之福也。乞勅兵部會執政大臣，悉爲計處，區別材望，以爲去留，別選都指揮材勇者，量與署職，以備緩急之用。下兵部覆議，從之。

劉健卒。

年九十有四，贈太師，謚文靖。健久佐敬皇帝，輔成一代明良之盛也。晚受顧命，抗言致主，完名全節，以歸優游林壑者二十餘年，朝野想望其風采云。

十有二月。岑氏遺黨據田州以叛。

初田人懼流官法不便。洶洶思亂。有土酋盧蘇者。求得猛子邦相挾之以叛。復糾思恩土酋王受煽惑遺衆。旬日間嘯聚數萬人。拘執職官。兩江大震。

[附錄]初姚鏌上言。剿平岑猛時。保靖宣慰使彭九霄。永順土合彭宗漢。各効忠勇。擒斬元兇。宜加勞賞。彭虎臣奮勇先登。歿于王事。宜加贈卹。兵部覆議從之。摧贈有差。

丁亥嘉靖六年。春正月。張璁上大禮要略。

初　帝諭禮部曰。　獻皇帝尊號已定。　世廟已成。所議典禮不可無一全書。時命儒臣編纂。以成一代之典

昭君臣之行。總遂自纂要畧二卷以進。因上言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故　皇上之改。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爭。爭漢宋諸臣也。是宜　皇上欲爲全書。昭一代君臣之行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皆儀文制度而已。曾如今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乎。臣之輯爲要畧。誠非得已。　帝命付史館纂述。

諭求利民事宜。

時災異屢見。大學士一清疏請寬恤以宣修省之澤。

帝曰。朕恩民間疾苦情狀不一。一時所見或有未盡。匹夫匹婦容有不被其澤者。其令諸司四品以上及六科

十三道官。各將利民事宜。條疏具聞。以備采酌施行。所言務切政事。合民情。忠誠明晰。足以消弭災變。副朕敬天恤民之意。光祿少卿余才上言。拘以四品。則求言之道。尚爲未廣。不報。

【附錄】初教諭王价爲大計所黜。光祿寺錄事錢子勳亦以他事奪職。而錦衣百戸聶能遷。則以汰革者也。與南寧伯毛良。俱閒居里中。故皆言宜　考獻皇帝干進用。已而禮部奏乞錄用議禮諸臣。　帝遂命毛良管理軍政。能遷進錦衣千戸。价陞級。子勳復原官致仕。給事中劉穆疏諫不報。吏部尚書廖紀上言。國朝甲令。以大計黜者。無復敘理。王价假言禮干進。若遂其僥倖。無以示

徵。且啓倖進之門。不可。帝不聽。亡何价求京秩。子勳援价例求見任。帝皆從之。吏部復執奏。不報。給事中解一貫上言。大禮者。陛下天性之孝。非因人言而成官爵者。陛下勵世之具。非僥倖而得。彼議禮者皆何如人耶。果若爲忠。必無一毫覬覦之念。乃以爲餌。而欲徼　陛下之爵賞。則爲小人無疑矣。得免刑誅爲幸。從而官之可乎。若復用价子勳。壞　祖宗百年之制。啓小人倖用之門。何以示後耶。疏入亦不報。

虜寇大同塞。

二月改　觀德殿爲崇先殿

初西室之修。未以殿名。帝命輔臣擬名毛紀等擬上

三名曰崇本曰崇恩曰衍慶。帝不用自署爲觀德殿取七世觀德義也。醫士劉惠周序以爲未善請改爲尊親殿且言德字同 德祖號時議惑之。帝怒繫惠序于詔獄遣戍遼衆譁乃止至是 帝思惠序言更定爲崇先殿惠序子奏訴父冤釋之。

石珤致仕 以席書爲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于京第。時書爲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以目眚乞歸。帝念之特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支兼官四俸仍令不時疏言時政書受 命三日卒。贈太傅謚文襄。

以羅欽順爲禮部尚書不至。初欽順爲南京吏部尚書召爲禮部未至以憂去至是

服闋。仍召起家。代席書。欽順力辭不就

邵寶卒。

贈太子少保。謚文莊。所著有學史簡端二錄。容春堂多

藥諸集。

逮繫都給事中楊言于詔獄

初錦衣千戶王邦奇者。以汰去。求復不得。怨大學士費

宏故誣奏宏諸陰私事。時 帝亦厭宏 勑付外廷集

多官會訊所訐語。已而鞫出邦奇言誣羣臣惶惑莫敢

有為宏白者。都給事中楊言亦同會訊。因上言劾邦奇。

帝怒謂為大臣遊說。即朝逮繫。言下鎮撫司。攷掠備至。

初言被逮時。有御史陳察者。向 陛大呼曰。臣察願以

不肖軀易揚言。羣臣咸駭愕，引避去。帝目攝察，察不爲動。帝亦置不問。察退而上言，無論邦奇言非是，即大臣不自飭，扞文罔，無以消厭人議。陛下亦宜體貌終始，聽自投劾去。邦奇宜別下司寇獄按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帝然之，因覓言獄，謫補外。御史程啓充等復上言，揚言冒昧陳奏，不知忌避，然其心欲因事效忠耳。顧以敢言獲罪，下同輿皁，備嘗五毒，復斥之外補。如此用舍，何以勵臣工示天下。乞宥其狂瞽，復還原官，庶聽言之知，使過之仁，圖治之勇，三者爲皆得矣。報聞。

二月，朱希周罷。

希周爲南京吏部尚書，是時大計京官事竣，有言希周

主計不黜一言官者。　帝命再舉攷察希周愷上疏自劾乞罷。帝從之。再考察之命尋亦中止。

夏四月。費宏罷。

宏為璁等所排。毀言日至。乃力求罷歸。從之。

以翟鑾為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時鑾為禮部侍郎。進吏部入閣。

甲戌。崇先殿成。

帝奉　獻皇帝神位其中。昭聖皇太后行謁殿禮。

逮繫巡按山西御史馬錄于詔獄。　徵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使馬豸。詣京即訊。

遣錦衣官劉泰等逮繫馬錄赴京。下鎮撫司獄。待鞫。仍

取原勘李福達各官俱赴京面質。刑部尚書顏順壽等上言福達反狀甚明。法難輕縱。況彼以神姦妖術蠱惑人心。臣等若不能執一或縱舍。異時復有洛川之禍。臣雖伏斧質。何抵欺罔之罪。帝怒曰。顏順壽等職司邦刑。朋姦肆誣。俱令戴罪辦事。待再鞫明白。一併裁處。以羅欽順爲吏部尚書。復不至。

刑部主事唐樞削籍。

樞上言。宜將李福達速正典刑。帝怒其狂率。削籍爲民。

林俊卒。

年七十有六。俊立朝正直。不計失得。尤好接引後進。極

力獎予。君子擬之范仲淹云

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以胡世寧爲南京工部尚書。

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

盧蘇王受反。有自右江來者。言岑猛實不死。糾安南莫氏入寇。陷思恩矣。藩省日暮當不保。于是靖江諸宗室倉皇出奔。人情惶懼。藩臬諸司素銜鎮者。又倡言猛實未死。鏌爲歸順所詒。御史石金聞之。遂劾鏌擾夷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得。并思恩而失之。帝大怒落鏌職。以守仁代之。先是鏌上言田州遺黨。復叛。再乞集兵

勦捕軍興錢穀相應議處。帝命動支廣東司府帑庫銀兩不得自分彼我致悞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鎮候代偵知思恩未陷。欲徵兵禽蘇等自贖。乃檄廣西諸司議事而衛鎮者給郵吏發檄交誤。各以檄誤不至鎮竟不獲集兵而去

甲午。京師雨錢。

六月以李承勛為吏部尚書。

承勛時為南京刑部召為吏部未至。改刑部。

丙寅增 世廟武舞。

先是費宏等定議。 世廟上用文舞。隨堂何淵上言 世廟樂舞未備。下禮部集議侍郎劉龍等議宜仍舊。

帝諭翰臣曰 世廟不用武舞。所以讓 太廟。不為缺典。卿等試一擬議。大學士一清詠鑾因上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治之舞。惠文二帝。不尚武功。故止用文治昭德。 世廟止用文舞亦此意也。不為缺典。張璁獨上言。王制有曰。祭用生者。 皇上身為天子。尊 獻皇為天子父。宜以天子禮樂祀之。缺一不可。且天子八佾。為人六十有四。諸侯六佾。為人三十有六。國朝 太廟文武佾各八。計百有二十八人。 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有二人 獻皇在藩時。固用七十有二人。今乃六十有四可乎。以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法萬世也。桂萼亦上言周禮以司干

掌舞器。祭統以翟爲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干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帝曰爾考據經籍。推論甚明。不用武舞。實違經典。其照數增之

秋七月壬辰。南京雨血。

會訊馬録李福達于闕廷。時録及李璋等俱逮至京。顔順壽等復請會訊。從之。乃出録與福達對鞫。情無反異。順壽等復以上請　帝終不從。

以桂萼爲吏部尚書。方獻夫爲禮部尚書。

以霍韜爲詹事府詹事。

仍以獻夫韜爲經筵日講官。

以胡世寧爲左都御史。

初以世寧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未至改刑部尚書霍韜薦世寧宜掌院事乃加太子少保仍爲左都御史。

河決豐沛。

時河水汎溢豐沛及徐州之西漫爲巨浸沛北尤甚水東溢逾漕漫入昭陽湖沉沙壅淤漕渠爲平運道大阻

逮繫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啓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等于詔獄

帝以福達獄屢鞫不決謂頤壽等朋比罔上悉逮治之其原鞫郎中御史寺正等官俱亦逮繫待罪。

八月逮繫太僕卿汪玄錫光祿少卿余才于詔獄。

時三法司被逮。帝命桂蕚攝刑部事。張璁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寺。玄錫與才忽偶語曰。福達獄已得情何更多事乃爾。詗者以白璁等。爲奏聞。帝怒命逮繫玄錫才并掠之。

賀詠致仕。

詠與御史馬録同河南人。録之被逮也。詠遺書慰之。鎮撫司搜得以聞。帝詰責詠。詠投劾乞歸。遂致仕

論曰。臨頴初佐吏禮二曹。堅附 廷議不爲回比。亦侃侃正論君子也。及 茂陵相地 帝亦德之。故新都去而嚮用頓隆。竟躋台鼎。非偶然也。然總修大典。終不能

瓚承嘉比左券噬不卒嗑孤焉終張故自題主五字云說進而　帝遂寖寖厭薄矣縱無錄書亦能久安其位哉然則公之不為新都者幸爾惜乎不早拂衣也。

八月虜入寧夏塞

提督尚書王憲總兵官杭雄禦却之斬首三百有二十級。

御史胡松謫補外朴御史周在程啓充于闕廷。

侍郎桂萼力薦王瓊當復用胡松上疏劾瓊陰邪因及萼引用非人。　帝怒出松為應州推官王瓊罷周在程啓充各抗疏留松　帝怒杖于闕下。

九月張璁桂萼方獻夫又[illegible]

馬錄永戍邊。

璁等既攝三法司事。遂緣帝意。復鞫錄等于闕廷。榜掠備至。錄不勝五毒。乃誣服挾私故入人罪。璁等以聞。遂釋福達。帝怒錄。欲坐以死。璁嘗解之。得免。乃論戍編伍南丹衛。子孫世及焉。

逮繫給事中劉琦·常泰·張逵·程輅·王科·沈漢·秦祐等。御史姚鳳鳴·潘壯·高世魁等。刑部郎中劉仕·大理評事杜鸞等。于詔獄。

帝以琦等皆抗疏劾勛。朋比搆陷正人。俱命逮治。死于箠楚徙杆者十餘人。餘戍邊削籍有差。

謫大理少卿徐文華·顧佖。戍邊。

初顏順壽等旣逮治備嘗五毒聞者慘之已而皆奪官罷歸獨文華從論戍邊二人皆與璁廷爭大禮者江湖李璋李珏亘綸馬豸等俱奪官韓良相及其佐證俱論遣璁等自謂平反有功請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內外諸臣以明順壽等之欺罔從之

按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鞫得以山西李同爲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爲李午孫大仁大禮皆其祖師世習白社妖教假稱唐裔當出馭世以煽惑愚民結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論同坐斬奏　旨誅之都御史龎尚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搢紳至四

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　國恩乃黨逆厄陷搢紳而樞要之人悉順指氣使一至于是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為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追奪官爵以垂鑑戒馬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　穆廟從之凡當時死事謫戍者皆得敘錄是獄始明

論曰永嘉安仁是舉也果為平亭冤獄乎哉亦黨武定警諸臺諫爾當其議大禮時禮官嘗要勛同疏攻永嘉等勛後竊語永嘉曰吾嘗謂汪俊此事關係甚大宜折中不可偏執俊與吾力辯至大詬而止竟署吾名疏中非吾意也永嘉信之收其語于大典中且曰勛竟以是搆怒于眾云及後再議考　獻皇帝徐文華等與勛力

辯。勛遂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更何議。于是璁等與勛同上議。當考獻皇。考孝宗。而勛益見悅于永嘉矣。游言一唱。鼓簧宸聽。則帝亦以勛為心膂臣矣。及福達獄起。而臺諫諸臣。乃力攻勛。必欲置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讞。必翻釋而後已也。永嘉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為福達。為武定耳。武定獲伸。則諸臣之竄削有弗卹矣。甚哉永嘉之舉也。然則臺諫諸臣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之主福達。罪固有在。而必欲連坐則甚矣。當福達叛亂時。武定豈與其謀耶。及福達以方術見勛。亦以方術遇之耳。而豈知前日之為叛賊也。迨其事露。特不宜與之請囑耳。而嗾使陳白。則未知其

果有與否也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請囑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連坐哉況知情藏匿故縱之律本與財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繩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釋之紛紛也況福達之獄前已奉 命監決矣使當時諸臣稍存寛緩待福達磔死之後群攻武定則財亦百口莫解雖欲再鞫福達以自爲地何可得耶惜乎諸臣慮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藩臬諸司俱罹其禍也悲哉

附錄張璁上言每年鄉試簾外官預結生徒寄通關節故獲雋之士多係權貴故識子弟不公之弊莫此爲甚兩京主試雖係翰苑而經房仍聘學官學荒識謬不善

甄別。明歲復當開試。宜各處命京官二人主之。其兩京經房亦添京職甲科一人。庶取舍可公。而真才可得。下禮部覆議從之

冬十月起謝遷爲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以胡世寧爲刑部尚書。以張璁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兼掌都察院事。

先是李福達獄解。帝賜璁二品服。金束帶。至是入閣役。賜玉束帶及銀圖記。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繆。得密疏言事。又賜敕諭約束中外御史。褒獎殊至。

以黃綰爲大理寺少卿

綰初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與璁萼結社同議大禮遂屢遷躋卿貳綰至京上言臣幸沐遭逢忝司平反以爲照駁圓審之法不行則司刑者無所畏憚庶獄決不可清他若詳定法律考課官屬矜䘏獄囚查革淹滯節省煩擾體悉吏隱又所以清獄之源遂修舊章上禆聖政之萬一也乞　皇上俯察特勅法司凡問刑有擬坐未當者容臣等照駁再鞫三次不當官吏具奏下吏若問有寃抑移獄別曹再鞫二次不服會三法司錦衣堂官會審情重者會九卿圓審其原鞫改鞫官若有容私偏護者一體恭問　帝從之

十有一月修　顯陵

遣成國公朱麟祭告。內官監太監崔文。工部侍郎章拯督役修之。

十有二月。庚申。靈寶縣黃河清。知縣張廷桂上言。是月庚申。馮佐村。河清者五日。詩稱馮翼孝德。史稱中興賢佐。今聖天子在上。登庸賢俊。故有是應。帝遣官祭之。已而御史周相上言諫阻。帝怒。繫相詔獄。奪其官。

以李承勛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奪武定侯勛督府團營。楊一淸惡勛驕橫。諷御史王堂言之。御史陳察亦以爲言。帝不得已奪勛太保兼太子太傅。及後軍都督府

印提督團營亦爲之罷勳歸私第。

戊子嘉靖七年春正月甲戌朔甘露降長泰縣。

是歲元日漳州府長泰縣欽化恭順善化等里甘露降

鑿新漕。

初河決豐沛漕渠堙塞胡世寧自南京赴召上疏言曰。今日之事開運道爲急而治河次之然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及運道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亳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

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
六者皆入漕渠而南滙于淮而今皆堙塞矣止存沛縣
一河勢合岍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漫爲巨浸溢
入沛北之昭陽湖以致運道塞淤積久勢必復決決而
東南其禍猶小決而東北禍不可言故今治河當因故
道而分其勢也其陽穀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
而沛西滎澤開孫家灣決矣宜當濬之以分上流之勢
自沛東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
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
徙欲修城武以南縻堤至于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
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于運道止塞沛縣以上

三十餘里而不能遽開者。以夏秋水溢。流沙半壅。控沙水中。爲力甚難。沙隨水積。豈能成功。或謂宜于昭陽湖中。開渠一帶。兩旁築以長堤。以通運道。此亦一策。臣與李承勛同行擬議。莫若于昭陽湖左。滕沛魚臺之中。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闊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來。冬水結船止。更加濬闊。以爲運道。此其上策也。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聞國初漕運在淮達河。由陽武起陸。百有餘里。至衛水入舟轉運至京。又聞沁水至武陟縣荆口。分流一派通衛。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沁可以通衛也。宜遣官踏視。或紅荆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此亦一計也。黄綰亦上言。南旺馬

陽湖外釣口安山諸處地形卑下欲就此瀦水爲湖并將漕河改經于此可免濟寧淺澁之患或以海運一道當預修復未必無謂且泝淮入沭至于汝衛支河北河可以入都當相度疏治以備不虞俱下工部詳議至是提督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上言宜于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瑞覆議從之乃集夫役萬餘分標開鑿已而言者嘖嘖謂其功必不可成徒糜財用勞民力　帝怒奪應期官勒歸田里而新渠之議遂寢焉

以聶能遷爲錦衣衛指揮

能遷以言禮附璁故由千戶擢指揮僉事掌鎮撫司事

起王瓊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

初瓊謫戍榆林楊廷和主之也璁萼等欲傾彭澤以及廷和乃上言哈密不靜事由彭澤及陳九疇澤之復起廷和黨之也乞急用瓊以寧西鄙　帝從之

逮繫都御史陳九疇于詔獄謫戍邊

瓊旣被用即上書論九疇誣罔滿速兒實不死　帝命逮繫九疇于鎮撫司聶能遷主獄事阿萼璁意榜掠備至論九疇誣罔坐斬連及彭澤廷和請併逮治刑部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忠勇弁保河西有功得不死謫戍邊裔彭澤金獻民俱奪官閒居廷和獲免

附錄 桂萼奏革內外吏胥。遞替。金錢從之。命各撫按官通行禁革

王守仁撫定田州

初守仁將至。調集湖兵數萬人南下。諸士夷皆憚之。守仁乃自弢晦。示以無事。及抵南寧。見蘇受勢熾。度不可卒滅。乃使人招諭。使來輸罪。會有爲浮言紿蘇受欲脅其賄者。蘇受疑懼不即來。守仁遣其心腹反覆諭之。蘇受頗信。又見內臣總兵官相繼撤退。始遣小酋黃富等二十人赴軍府自列。願待以不死。守仁開誠諭之。仍給以檄文使諭蘇等。蘇受得檄更爲約曰。若欲往見。必陳兵衛。必左右祇候皆易以田人乃可。守仁許之。蘇受乃

期日來見盛兵自衛守仁數罪箠之蘇受衷甲受箠已而諭歸俟命守仁乃上疏言　皇上推至孝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雖一夫之獄慮有抑枉必親臨讞斷況數萬無辜忍使之噍類不遺傷天地之和哉因歷陳用兵十患撫諭十善及今日招安之迹聞之于朝

【附錄】帝勅戶部曰甘肅邊儲累年缺乏其詳畫經久之策以聞時言者人人各殊胡世寧上言甘肅米穀湧貴軍士枵腹由壞　祖宗籌邊之法耳永樂時邊需悉以鹽利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故富商大賈悉聚邊陲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保聚所以歲時屢豐蒭粟不虧至天順成化間變

其故法商人中鹽悉令輸金戸部邊賈無戍撤業而歸以致墩臺日頽保聚日渙遊民日去邊地日荒今千里沃野莽然丘墟矣稻米一石直金五兩皆變壞鹽法之故也安邊足用之法誠莫良于　祖宗鹽法矣霍韜亦上言宜復鈔法以厚竈戸輕引錁以來商人　帝深然之

論曰裕邊之策在復　祖宗時鹽法固矣而今之邊地久蕪其誰肯墾之無論成業艱難即虜騎蹂躪不時擾之矣欲如永樂時羌胡遠遁白首不見烽燧何可得也鹽利雖倍蓰賈人不以易七尺軀矣爲今日計屯田其要務焉然可以贍衛卒無能及客兵也無巳則募民輸

粟實邊得濶爵贖罪。如晁錯策可行也又無已則竝邊諸郡之粗賦減其故額令輸芻豆。千里内外之郡縣令其賫金赴邊收糴稻粱。納諸庾府。行之數年。則邊不期裕而自裕矣

二月降田州府爲田州以岑邦相爲州判官

王守仁上言思田久苦兵革。民不堪命。况外捍交阯縱使兒平置以流官而兵弱財絀。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伐治田州非其後不可。請降田州府爲田州。官猛子邦相爲判官。以盧蘇王受爲巡檢別立思恩府。設流官統之。帝皆從焉。乃命邦相歸田州。盧蘇等各之官。田州以寧。守仁復薦布政使林富爲巡撫。都指揮使張祐爲

總兵官鎮廣西守仁乃往南寧

三月巡撫南贛都御史汪鋐奏上甘露

鋐上言戊子元日長泰縣天降甘露是　皇上仁孝德追隆舜武敬一之心媲美湯文名號正而倫理明禮樂興而刑罰中至和感召有此禎祥也　帝曰覽奏以甘露呈瑞爲朕仁孝感格之徵夫豈敢當朕惟奉天求庇民物以達靈貺仍遣官祭告薦于宗廟頒賜群臣

勑製忠靖冠服

許在京七品以上官及翰林　國學行人官入品以下者在外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學校官武職都督以上官服之令部頒圖式于天下如勑遵守

夏四月詘遷致仕

諭曰餘姚之復出果何爲哉當是時縣車杜軌二十有二年矣乃再入當軸不五月而告歸亦何事功之有豈不知永嘉遇主安仁竊鉉雖巴陵再相亦不得獨行其志而乃欲殫我康猷乎及喪徊瑣闥側目新貴抗顏感貝錦之虞繞指懼不恒之羞而後皤然長往則晚矣是以君子貴慮始也

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陜西大旱

帝以災異頻仍　勑羣臣同加修省直言得失又諭輔臣曰卿等亦各盡言仰體朕懐俯省已過于是言者頗

衆不見采納大學士一清上言諸臣條奏固多節財省費與民休息之意亦有拾陳言者祇充故事立奇論耳有礙措置間有卹民數事又且報罷是 皇上應天以實而羣臣之應詔以文也臣竊謂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告其君曰爲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天象屢變小人訛言山川崩竭水旱蝗蟲不足懼也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循廉恥道消毀譽失真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爲不足懼者非真不足懼矣知其可懼而修德弭之則轉禍爲福深可畏者則以其變無形而禍甚烈勢若緩而伏最深今日之弊

實恐墮此。臣舉其急且要者。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曰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釋幽抜滯而登之要途。任賢位能。勿拘常格。則賢才可致。蠲夏稅。踏秋傷。停徵常賦。省額外之征。則民難紓。弘革霽威。取善而包荒。未善。則直言日聞。天休滋至。庶幾在此。帝嘉納之。降旨曰。覽奏具見忠愛。舉賢才。固邦本。二者誠爲急務。吏戶二部。即查照議處以聞。科道官以言爲職。今後一切利獘。務據實直言。不得浮謬。朕當采納施行。

王守仁平斷藤峽八寨盜賊。

初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群盜。民獲寧居。正德中遺孽復熾。横掠舟商。都御史陳金。約令諸商入峽者。各出魚

塩遺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榷取然初蠻以坐得利不爲盜梗久之遂無忌大肆掠奪不悛即殺之道梗不通守仁撫田州時先檄湖廣土兵欲誅蘇受至則田州已定湖兵當還而蘇受亦願立功自効兩江父老遮道言峽寇猖獗狀守仁上疏請討許之乃命湖兵及蘇受等随至南寧與諸守臣將率議襲峽寇約以四月癸卯各至信地先是峽寇聞湖兵至各逃匿守仁故爲散遣諸兵狀寇弛不爲備湖兵皆偃旗鼓馳至與官兵突進戊賊連破油碓石壁等巢賊奔斷藤峽官兵追擊破之賊奔横石江溺死六百餘人俘斬甚衆賊潰散搜剿無遺遂移兵剿仙臺花相白行古陶羅鳳周安古鉢都者峒

等處巢寨次第破之共擒斬三千餘人俘獲無算八寨盡平兩江底定

六月明倫大典成

初帝命費宏監修大禮全書已而易名為明倫大典以楊一清張璁等監修之至是書成加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之帝享太廟日璁賜以御詩及袞衣

追奪議禮諸臣官

勅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蔣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為六卿之首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為禮部仍主邪議

吏部郎中夏良勝。脅持庶官。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初見道未明。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然不欲已甚。姑從輕處。楊廷和爲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僇市。特寬宥。削籍爲民。毛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奪其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奪職閑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發原籍爲民。其餘兩京翰林科道部屬大小衙門各官附名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從寛不究。其先已正法典。或編成爲民者。茲不再究。爾禮部仍大書一通。揭示承天門外。俾在位者咸自警省。

秋七月加上　皇考　聖母尊號。
奉上冊寶。加　皇考爲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
聖母爲章聖慈仁皇太后。詔告天下。
八月編纂　御書文札。
以張璧張潮編纂。張璁總領其事。
附錄命顧鼎臣穆孔暉許成名主撰誥勅。務删去浮詞
以存實體。
是月易三邊提督軍務勅書。及關防。令指揮知府以下
有犯俱自收訊
九月定宗室襲爵請封諸例。
方獻夫上言。宗室襲爵請封請名。乞討賸妾等項宜擬

立定例刊印成書。頒行遵守。其有礙例奏擾者。行巡按御史收其撥置人役論遣戍邊。從之

冬十月王守仁去廣西。

初守仁定田州。帝嘉其功。命行人馮恩齎勑及緡勞之。及守仁平斷藤八寨。精力頓疲。至是疾劇。上疏乞骸骨。薦林富自代。遂去潯梧。走南安府。由是言者嘖嘖謂擅離重鎮矣。

皇后陳氏崩。諡曰悼靈皇后。久之改諡孝潔。

都御史潘塤督師攻靑羊山叛寇平之。

初潞盜陳卿據靑羊山。巡撫山西僉都御史常道請兵收勦。廷議從之。京邊軍諸道從征。師至山下。卿與其黨

陳綺設奇敗之常道懼議招降卿卿益輕官軍大肆猖獗集衆至萬人分據山中魯班壑穽腦尖綻口洪梯斗崖谷堆底門樓安陽等處各設巢砦分盜據守官兵不敢過矣攻不能入撫不來降相拒五載莫肯解散廷議猶欲招安獨張璁不可力主勦議乃請奪常道官勒歸田里而以僉都御史王應鵬代道巡撫又以都督魯綱帥邊鎮諸兵勦之是年八月綱以大軍駐潞州虛張軍聲賊衆懼惶奔逸四出大掠壺關黎城潞城諸縣殺掠民畜焚燬屋廬無算綱頓師坐視不爲逐勦賊知其無能爲復入山據之時河南林涉修武等縣俱被殘燬巡撫河南副都御史潘塤亦徵集兵卒檄兵備副使翟瓚

牛鸞僉事陳大綱楊朝鳳等督兵進勦。是月甲辰，翟璜破魯班壑穿腦尖綻口洪梯斗崖諸巢，陳卿父子倉皇竄匿。乙巳破谷堆底門樓安陽諸巢，焚燬殆盡。丙午魯綱聞賊破，帥師亦至。賊走青羊山石返頭諸處。巳酉陳大綱執陳卿，牛鸞執陳綺，前後斬馘數百，脅從殺服者二千餘人，青羊山遂平。捷聞，給事中夏言劾常道魯綱，因言諸臣功次當覆查覈。帝從之，即遣言奉勑以往。

閏十月石珤卒。

年六十有四，諡文隱，改諡文介。珤為人沉默，不妄言笑，有不當意者，輒忿激見顏色。主教南雍，以師道自任，諸生不敢犯。屢典文衡，力去浮怪，文體為之一變云。

附錄刑部尚書胡世寧請編斷獄新例。帝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欽定條例科斷。不必更定。

王時中罷。以胡世寧爲兵部尚書。

世寧由刑部代時中。進太子太保。因上言。今天下士習委靡。多依阿自保。乏體國之忠。在朝惟李承勛伍文定堪總軍旅。而位望已崇。不宜小寇輕出。馬昊陳九疇皆大受之器。爲憸人所間。至是戍邊。副使施儒楊必進皆邁衆殊材。吳禮行追古人。俱爲大計所黜。或謂例不再用也。夫例非出祖宗初法。而人材難得。難以近例錮之。自古明君用材。雖父祖所棄。亦追錄不遺。況邇來大計所黜。皆權姦之所排擯乎。若一黜不錄。而忠勤體國者

皆以爲戒矣此有關于治忽不小也帝嘉納之

十有二月丁卯王守仁卒于南安

學者稱爲陽明先生隆慶間贈新建伯謚文成

十二月牙木蘭帥衆來歸

初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我羈留夷使不與則帥帖木哥土巴等攻我肅州牙木蘭不從滿速兒欲殺之牙木蘭懼帥其老弱萬人爾帳二千奔肅州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守臣議留肅州

土魯番寇肅州

滿速兒以討牙木蘭爲辭令虎力納咱兒斜尾刺寇肅州副使趙載遊擊彭濬拒却之

册順妃張氏爲皇后。

己丑嘉靖八年。春正月。戊戌朔。風霾晦如夕。集議王守仁事功學術。

初守仁之在廣西也。安南適內亂。桂萼欲建議圖之。移書守仁。使偵其要領。以復守仁。恐其責之我也。寢不與偵。萼銜之。既而思田平。萼忌其功。而峽盜又叛。守仁奏捷。盛言諸盜盤據流劫之禍。及已因湖兵。檄土酋盧陳斬馘之多。章下兵部。覆請賞勞。帝降旨曰。此捷音近于誇詐。王守仁姑賜奬諭。有功官俟巡按御史勘覆奏聞。已而守仁乞歸。去廣西。萼奏言。守仁撫制四藩。關係甚鉅。而擅自離鎮。罪不可逃。今 聞卒于南安。尚可原諒。

帝降旨曰王守仁擅離重鎮非大臣事君之道况其學術邪正事功真僞封拜當否猶有可言其會官集議以聞給事中周延先言守仁事功學術人所瞻仰不必集議者　帝曰朝廷以此爲功罪所係故命集議周延黨附狂率調補外職

二月不雨

帝雩禱不應因製自咎說示群臣使咸加警惕

放鷹隼田犬

減正　奉先殿薦新食品

帝以言官請放乾明門諸處鳥獸已而命奉先奉慈崇先各殿薦新食品止依會典所載用鹿兎雉鴈諸物鷹

隼田犬既已縱放其鵝鳩鶻鶉野凫等肉俱不復用

湖廣大饑

巡按御史張祿見歲凶民饑繪圖爲説以獻因請賑貸

從之

奪新建伯王守仁世爵卹典及禁其學術

吏部尚書桂萼上議王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先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説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傳習轉訛悖謬日甚正德十二年勦捕漳寇十四年平定宸濠據功固有可錄但賊平而縱殺不已報捷而誇張不實邪亦難原宜將所封伯爵止其本身不必追奪以終 國家之大信禁其邪説

以正天下之人心乃大聖人建極作民君師之大政也
帝降旨曰功疑惟重姑不深究所封伯爵係　先朝信
令許終其身身後卹典俱爲停革其學術令都察院通
行禁約不許踵襲邪說以壞人心

招佃牧馬按鷹田土

戶部尚書梁材上言從田鷹犬旣已縱放其保定府安
州等處牧馬草場一百二十頃按鷹地土九十九頃宜
遣科道官閱視丈量招民佃種每畝歲徵租銀三分觧
納大倉從之

命臺諫官監收錢穀

梁材上言內外各衙門收受錢穀宜遣科道官巡視監

收其南京戶部郎遣南京科道官歲終奏上計簿從之

土魯番歸哈密諸夷

置哈密諸夷于肅州

滿速兒以牙木蘭叛乃遣人貢獅子因齎譯書言願歸哈密城及諸夷使及原掠人口求牙木蘭王瓊上言所歸哈密宜兒米兒馬黑木毋守之所歸各番貢使凡千餘宜散置沙州其土巴帖木哥部落五千四百餘人置白城山哈密都督乩吉孛剌部落置肅州東郭赤斤都督鎖南東置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置甘州南山下兵部議時霍韜上議必欲與復哈密亦下兵部尚書胡世寧欲卻哈密專守西河乃上言　太祖建

非平行都司去邊四百餘里而 文皇畀之兀良哈
文皇郡縣交趾而 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
比也況初封忠順王已絶而强立非其子孫者嗣之凡
三立王矣土魯番所虜乃叛我而即戎此與國初所封
安定諸王等耳安定王近我甘肅今亦不知其存亡何
獨以忠順王後而耗我金帛罷我士民哉又言牙木蘭
本歸正人非叛虜者不宜遣還唐悉怛謀之事可鑒也
瓊等不聽力主王瓊議安置諸夷于肅州境內獨留牙
木蘭不遣如世寧言土魯番以不得牙木蘭竟據哈密
逐所置諸夷部落諸夷俱失故土住牧河西塞上而亦
不剌盤據西海乜剌結巢北山河西三面皆有虜患矣

胡世寧罷以李承勛爲兵部尚書

世寧見所議不合求罷從之以承勛代世寧承勛以凡事命官集議私分黨與無益實政請止之　帝曰國家用人行政正欲采取公論以集衆思其預議大臣務秉忠誠勿得符同遷就有誤國是科道官仍公舉可否不必停止

三月增設平順縣陞潞州爲潞安府

都給事中夏言往覈潞墳功次還奏劇盜陳卿已就勦平而所據青羊山山溪縈帶地勢險要宜速建縣治割壺關潞城黎城里社屬之仍立學校廵司等官以靖地方陞潞州爲府以控制之章下户部尚書梁材覆奏從

之名其縣爲平順陞潞州爲潞安府

行義倉社會法

戶部尚書梁材上言天下郡縣各置預備倉豐年則斂歉年則散本以爲民而行者率失初意設立斗戶收守支放文移往返交盤旁午斗戶負累民不沾仁凡以屬之于官故也今兵部左侍郎王廷相欲倣古義倉之法出之于民而藏之于社社立正副每月朔爲會社正率屬讀 高皇帝教民榜中以同盟之約舉衆中善惡獎戒之記其社米戶口上者出什之四中什之二下什之一荒歉散及中下大侵上戶亦次及之蓋以有餘補不足也昔人謂救荒無善政臣謂義倉之法可以備荒乞

行各撫按官體量行之　帝謂廷相所奏有益小民從之

策士奉天殿

賜羅洪先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革選庶吉士更定翰林官銓補法

楊一清廼請教庶吉士官　帝曰改選庶吉士命官教習乃我　太宗皇帝之制在當時固爲盡善邇年以來祇爲大臣市恩無益于國此後不必選留一體除用中外諸臣果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收入翰林以備擢用方獻夫上言館閣乃儲材之地賢相名臣多出其間我　太祖洪武癸丑命編修張唯等十人入文華殿肄

業以宋濂為師。太宗永樂甲申。選進士楊相等。就文淵閣讀書。供賜甚盛。列聖相承。按為故事。前後得人為多。邇年以來。選留不能盡公。所教或非其道。樹恩立黨于國無益。誠如　聖諭所云者。吏部訪收。信得其要。但翰林院原設侍講侍讀各二員。修撰三員。編修檢討各四員。邇年太濫。講讀修撰至十五六人。編修檢討至二三十人。亦或一官全缺。亦非經制。宜將各官。于原設外。量增數員。不必過多。除一甲三人銓補之餘。聽吏部照缺推補。編修檢討。于主事御史給事中評事中舍行人博士助教推官知縣學官進士內訪補。講讀修撰。于郎中員外都左右給事寺正寺副太僕光祿丞同知知州

通判內訪補。其學士庶子諭德贊善洗馬等官亦論資序遷。勿分內外庶事體畫一。經久可行。帝從之。自是盡逐舊官。而置所陰厚其中矣。

五月。更正衮冕及群臣朝祭服制。

附錄兵部尚書李承勛上言。土魯番在西戎中。非强大者。自正德十一年以來。數犯甘肅。邊兵往往失利。非彼之能。乃我之自治未善耳。今稱歸咎寇不過以空言相調所送原掠人口。不及百之十一。而乃以索牙木蘭為辭。是啟邊釁向背難測也。總而論之。甘肅之安危在自治之得失。而不在土魯番之强弱。要當以足食固邊為久計。通番納貢為權宜。彼雖變詐多端。而我待之惟一

誠彼雖反覆萬狀而我度之惟一理庶幾控制有道而體統自尊矣然兵有深機事難遥度是以閫外之事不從中制今材猷練達如王瓊膺總制之重任握便宜之大權事當應機立决晝一具奏毋或顧慮太過動輒生疑可也恐鋒鏑交于原野謀猷决于廊廟不合機宜反致牽制臣與瓊中外雖殊義當共濟令瓊展布四體知無不爲申長子帥師之義釋　皇上西顧之憂則關陝永頼遠夷自服矣　帝然之令瓊用心調處勿負朝延倚重之意

吏部右侍郎何瑭移疾乞休許之御史毛鳳韶奏留乃陞瑭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瑭不就罷之

六月，山西大饑。

山西連歲凶歉，饑莩在道。參政王尚絅上救荒八議：一曰愍饑饉，乞遣使行部問民疾苦；二曰恤暴露，乞有司殍瘞，消釋厲氣；三曰救災民，乞支散庾積，秋成補還；四曰停徵斂，乞截日住徵，以俟豐年；五曰信告令，乞勅分藏粟後必償補；七曰謹預備，乞申明舊例，措處積貯，勿使庾廩空虛；八曰䘏流亡，乞所過州縣加意存䘏，勿使群聚思亂。下戶覆議，從之。

附錄：給事中陸粲請汰冗官，復制科，下吏禮二部覆議，不從。

七月，以桂蕚為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以方獻夫爲吏部尚書

方獻夫因上言任用守令之法其弊有五一曰選任太輕二曰遷轉太數三曰旌舉不嚴四曰體貌太卑五曰職守不明必深探弊源嚴加禁制庶主恩可以下流矣帝深然之

設浙江巡視大臣及江淮總兵官

時温州逃卒四百餘人縛永嘉主簿迫脅通判勒領庫金三千餘兩府衛不能制又有海寇數十艘入掠寧紹諸縣殺戮士民浙東大震而江陰寇侯仲金等嘯聚江河拒殺官兵執其主簿支解之給事中夏言請設都御史一員巡視浙江海道及設江淮總兵官操備江游控

制九江安慶淮陽蘇松諸郡帝從之乃以副都御史
王堯封巡視浙江福建軍務以都督崔文爲江淮總兵
鎮瓜儀
八月張璁觧任省過桂萼奪散官致仕
先是璁萼妬寵言事相左多忿激不相下各爲惡語交
鬨帝前楊一清因乗閒間之諷給事中孫應奎陸粲
劾璁萼顓恣不法帝怒下勑暴璁萼罪狀其畧曰張
璁自用自恣負國負君桂萼尤而效之近以言官屢劾
朕不敢私論法當置刑典特從寛貸璁令還家創悟以
資後用萼奪散官拜學士回籍致仕其餘黨分別區處
給事中孫應奎陸粲王準居言官之列有耳目之寄既

知大臣若斯，却乃坐視，至今方爲舉奏，廷臣首爲進言，姑免究，王準下法司鞫問。

九月，楊一清罷，召張璁、桂萼還京，復入内閣。

時璁去已至天津，霍韜私計曰：議大禮者吾輩三四人耳，張、桂去，行及我矣。乃急疏列一清罪二十四事，帝覽之，立召璁還。時有朱繼宗者，以他事下獄，辭連一清，謂受張容金錢，予容世錦衣指揮。帝大怒，欲逮繫一清。璁陽解之，欲觀帝意。帝亦念一清老，不復問，第下旨曰：楊一清累朝舊臣，朕即位之初，首先召用，何乃不顧名節，深負朕眷，法當追理，念關國體，輔臣璁又疏請從寛，姑令自引。一清遂乞致仕，許之，而璁、萼復入矣。

禁臺諫官風聞彈劾。

有太學生樊孟春者上言。乞勅言官公糾劾以清聖聽。下吏部議覆從之。乃命兩京科道官及各撫按。凡糾劾官員必須覈實指陳。勿得假以風聞。造生譏謗。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虜酋吉囊俺答寇榆林寧夏塞。王瓊督兵禦之。虜得利引去。

修築邊垣。

瓊見虜出沒內地。時肆鹵掠。請築沿邊垣墉。起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堅完可賴。

附錄兩廣提督軍務林富上言。改築恩恩府城于荒阜。

添設縣治于那久。以屬南寧。與王守仁前議多同。下戶部覆議。從之。

雲南衛卒圍巡撫都御史歐陽重。

初巡撫都御史歐陽重以諸衛軍卒多有異姓冐伍以饕月餉者。下令覈之。凡冐者勒其餉不予。諸冐卒怨重。嘯聚千餘人。環馳軍府。諠譁不已。擲瓦礫門垣內。重倉皇不知所爲。令給月餉。更反覆開諭。久之乃散。巡按御史劉臬劾重及黔國公沐紹勛、太監杜唐。帝命重致仕。復以劉臬糾劾過當。謫補外任。給事中夏言上言。都御史御史皆銜命萬里之外。托身士庶之上。操縱舒慘而人莫之違者。所以尊朝廷而重名分也。今以軍卒一

誼而撫按俱罷則紀綱法度人將謂何賈生尾大不掉之憂唐人藩鎮跋扈之患大抵由斯深長之計所當熟慮而不可忽焉者也　帝切責之

附錄初山海關太監李能白懷請榷商貨從之至是主事鄔閱上言廣寧八里舖前屯衛既有榷場關內不宜榷寸寸而取之人何以堪章下兵部李承勛覆議革之人情大悅

十有一月河南陝西大饑

陝西僉事齊之鸞上言臣承乏寧夏自七月中由舒霍逾汝寧目擊光息蔡潁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陝閿潼關晚禾無遺流民載道逆入關中重以秋潦環慶而北

驕陽五載。臣崎嶇沙磧間，見居民刈穫，喜召問之，答曰。蓬也，其類有綿、刺二種，有子可麪，饑民仰此五年矣。臣尚意其可食也，及至漳州，復遇民食蓬子麪，取而啖之，螫口澁，復嘔逆移日，乃知小民食此，豈得已耶。今將二蓬子，親封題識，稽首齎獻，伏望皇上示諸大臣，使知民瘼。臣惟皇上即位九年矣，議禮考文，日不暇給，而治安未臻，且有大可憂之事三，深可惜之癖四，敢爲陛下陳之。國家貢賦，輓運上游，脫或道途有梃劒之梗，而東南之漕，一再歲不至，何以處之。此大可憂一也。天潢日衍，祿食匱乏，而慴于改弦，不思尾大之患，此大可憂二也。邊疆歲擾，將驕卒惰，而大同、甘肅之變，屢事姑息，

異日有患，必自邊境，此大可憂三也。八九年間，大禮一議，蔓引不休。好惡予奪，一主乎是。其不合者，擠之如四凶檮杌，永不收錄。其合者擢之如伊尹傅說，驟至台鼎，此可惜之癖一也。大臣之不肖，諂諛爲甚，今侈祥衒異，見之章牘，啟倖導慾，漸不可長。此可惜之癖二也。初革冗濫，歲省萬計，寖緣日久，聽其陳請，戚里漸復，侫倖日親。此可惜之癖三也。內臣鎮守，非　太祖立法之意，天下臣民，以爲　陛下御極，當不旋踵拔去病根，乃今因循久而不議，此可惜之癖四也。　帝下其章于各部。

十有二月，虜入大同塞。　王憲罷。

時北虜寇大同，偏頭關諸處，兵部會擬，以左都御史王

憲提督宣大軍務憲抗言拒之都給事中夏言劾憲臨事畏避失色闕廷帝怒其竊祿苟安罷之

羌戎寇鞏昌

礽烏思藏朶甘等羌俱受我職官世爲西鄙藩籬歲時入貢自成化後稍爲邊患嘉靖元年羣羌反都督鄭卿討之不克自是歲入境內殺掠是年數至鞏昌殺吏士掠人畜焚廬舍隴右騷然王瓊上言候彼入境我以大軍潛襲其巢羌人稍畏之已而官兵北防套虜羌遂乘虛深入臨鞏殺掠大慘事聞兵部尚書李承勛上言西番被亦不剌侵逐日益內徙將來羌狄交通益肆猖獗何以善其後邪昔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

爲費以億萬計。內地空虛。是知用勇將者。雖可取快目前。任老成者。必能獲策萬全也。乞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凡制馭西番事宜。一以委瓊爲便。 帝從之。瓊念欲撫罕开。必勦先零。仍遣遊擊彭椷。都督劉文率兵。自固原至洮岷。分據要害。且撫且勦。凡撫定六十五族。勦破一十六族。斬首三百七十。西鄙以寧。

革外戚封爵世嗣。

于是昌化伯邵杰。慶陽伯夏臣。壽寧侯建昌伯等皆在革中。

革天下鎭守內臣。

璁旣得君。因念天下鎭守閹人。剝害小民。禍入骨髓。人

心所共憤者。乃建議裁革。帝從之。于是百年之患爲之頓除。遐邇鼓舞。若更生云。

論曰國朝閹人之亂。萌于正統。而出鎭藩方。則自景泰始。方帝之踞有神器也。私虞兆鮮。視外臣若贅疣然。惟恐不屬我股臂任役使。則又念肺腑之寄。惟吾臧獲爲最宜耳。彼吾私人。當不吾秦越也。且無私屬。當無內顧憂。而不知此曹之心。固不知有君臣人民者。知有從子弟已耳。椎魯之性。不率繩尺。驕縱之氣。罔卹脂膏。厮役張虎吻以噬人。輿從挾狐威而雹衆。故仇讐之訟諜一入。而盬腦者什伍爲羣。擢觔者千百。拊痛不至于胠篋汚居不止矣。元元之禍。可勝言哉。前後抗疏。不止一

人轉圜脫距不聞載須嗚呼旋乾之力顧不難也徵承嘉莫知所終矣承嘉獎順　帝美言無不從而　帝亦爲之成其美枉尺直尋所得亦云多矣杞叟釋憂漆室輟戚千百年頌功爲不窮云

庚寅嘉靖九年春正月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

帝因講程氏四箴及范浚心箴默有所契乃箴爲之註以示講臣又謂人心之德匪敬弗聚匪一弗純御製敬一箴以發心學之要已而勅下禮部頒敬一箴及五箴註于天下學校使郡縣官師弟子咸服習之

二月建先蠶壇于北郊

初夏言清理皇莊事竣疏言宜將負郭宮莊改爲親蠶

厥循植桑柘以備蠶事戶部覆議了不可而止是月郊祀言奉命分獻南海因而有感遂上疏請舉親蠶禮其略曰按祭統天子親耕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親蠶北郊以供純服一以致其誠信可以交神明一以勸天下之農桑非以身先之不可也疏入　帝嘉納之勅戶部建壇尚書梁材上言宜建于皇城南內或西內堪備蠶事帝曰周禮耕蠶分南北郊其蠶于禁中唐人便安之制耳不可爲法于是禮部尚書李時等請行于北郊祔治蠶之禮定壇壝之向制採桑之器擇掌壇之官翟車出入或從東華門或從玄武門用謹厚內臣周肅宮禁帝從之命翟車出入由玄武門其壇制殺先農什一建

具服殿。蠶室。繭館。俱如古制。仍于西內營織堂。以終蠶
事。
頒大學衍義于廷臣。
夏言請更郊祀。
夏言復上疏言。古者祀天于圜丘。祭地于方丘。是故兆
于南郊。就陽之義瘞于北郊。即陰之象。所以順天地之
性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者哉古之
王者。敬天有加。豈昧堂搆義不當爲耳。至于一宗一祖
之配享。諸壇之從事。不于二至而于孟春。稽之古禮俱
當有辯。因引程朱之論。以駁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條
奏集議務求至當。 帝嘉納之。併下禮部看詳。已而

賜言四品服織幣以旌其忠

三月械致霍韜于都察院

時夏言二議見納　帝眷日隆詹事霍韜妬之上言親蠶爲亂成法分郊爲紊朝政　帝置不問韜復爲書遺言甚言　祖宗定制不可變易周禮爲王莽僞書宋儒議論皆爲夢語　皇后出郊親蠶爲壞閨門之法潰男女之防且曰今啓南北郊之說將自是而東西郊建矣自是而九廟更矣郊社宗廟之禮皆因此而更革之可不慮哉又爲副函遍遺三法司使收藏備照爲謀叵測言得書卽飛章幷其書上之且曰郊祀之說臣皆有據而韜誣周禮背程朱盡棄其學殆不可曉又數韜有無

君之罪七謂其惡浮于少正卯上拒 天子下制廷臣
祖宗以來所無之巨姦也豈可置而不問 帝大怒謂
韜懷姦詐要名賣直命錦衣衛械送都察院從重議
罪其私書及言所奏刊布中外使咸知之

夏四月集議郊祀典禮

初 帝從言請命羣臣條奏郊典中允廖道南上疏雜
引周禮漢志唐六典宋史諸書以明我 朝郊廟之禮
皆所當議其畧曰我 太祖高皇帝初年建圜丘鍾山
之陽方丘鍾山之陰分祀天地洪武元年命儒臣各具
郊祀沿革而丞相李善長禮官陶凱皆謂宜如古制分
祀二郊洪武十年 太祖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

異之說。命・即舊址爲壇。始行合祀。夫前之分祀酌萬世帝王之道。禮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感一時災異之應。禮緣人情者也。 太宗遷都于北。當時未有建白以復古制者。禮樂百年而後興。詎不信哉。至于 宗廟之制。 國初立四親廟。 德祖居中。 懿熙 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一也。至九年十月。改建太廟。乃比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累朝衣冠于神座而祀之。于是始以功臣配享矣。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大宗伯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我 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且今之大祀殿。正倣古明堂

之制宜法　聖祖初制兆圜丘于南郊以祀天兆方丘于北郊以祀地尊　聖祖祀享以法周人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　太祖　太宗于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兆天明于東郊兆夜明于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　太廟大禘之祭正　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于兩廡庶尊尊有殺親親有等而古典復見于今矣下禮部併議贊善蔡昂修撰倫以訓姚淶祭酒許誥學士張潮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陳侃趙廷瑞御史陳講譚纘皆以合祀爲宜而淶言尤爲激切俱下禮部夏言復爲疏申明祀享之議曰周人以后稷配天于郊以文王配帝于明堂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

稷也。今日宜奉　太祖配天于圜丘，所以尊　太祖；奉
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所以尊　太宗。二配豈有抑揚
輕重于其間哉。亦下禮部會羣臣集議。右都御史汪鋐
編修程文德、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李循義等八十二人，
皆主分祀。大學士張璁、董玘、闞淵等八十四人亦主分
祀，而謂我朝成憲不可輕改，及時詘不可更作。尚書李
瓚、編修王教、給事中魏良弼、御史傅炯、行人秦鰲、柯喬等
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以山川壇為方丘。尚書方獻
夫、李承勛、詹事霍韜、魏校、編修徐階、郎中李默、王道二
二百六人皆主合祀，而不以分祀為非。英國公張崙等
一百九十八人無所可否。帝命再議。于是張璁雜引

五經及諸史言郊祀者條析合祀之非明分祀之是名曰郊祀考議上之又疏言　太祖　太宗分配未妥帝然其郊議疏言不報尚書方獻夫亦上疏輸罪言前主合祀非是　帝曰爾職列大臣不能考議正禮以稱朕誠旣自知罪姑置不問霍韜亦上言近議郊禮不能仰體　聖志乞恩輸罪　帝曰爾旣省改前過願自效忠亦准復職不問

論曰郊禮之議永嘉等前言爲是而羣議皆非也何以故天地分祀古今正禮而　祖宗訓制亦孝子慈孫所當世守而不可改者謂　祖制可變是以　祖宗爲不足法矣謂祖宗爲不足法則凡可以紛亂舊章將無所

不至也。　祖宗睿識神謨。精思長慮。其所規畫。協于至善。者什之八九。間有一二襲近代之陋。蠹先聖之謨。匪其識有未至。亦未能無意其間也。故周用子正。尼父非之。而子孫不爲之易。商人尚鬼。至于盤庚。以鬼恐衆。亦未聞其臣有以爲非。而請革者何也。凡以　祖宗之制不可變也。故寧因其所可變。以固其所不可變。而一代之制。始傳之百世而不壞。一有可變之。念參乎其間。則雖其不可變者。姦臣賊子。亦將以辯言亂其視聽。而紛更殆盡矣。爲端甚微。爲禍豈淺淺哉。故漢高襲亡秦創制陋矣。孝文因守其陋。拒賈生之議。而不納。匪真謙讓未遑也。正以　祖宗之法。不可變耳。迨至武帝狹小漢

制正統易服紛紛制作匪不力追古始而漢家一代之制蕩然無存浸淫易世大釁三啓卒致新莽之禍有由然也貴溪郊蚕之疏豈真欲新　國家之典謨哉亦欲希蹤永嘉安仁輩以爲速化之術耳變亂紛更之漸言蓋有所不顧矣善乎霍韜之書曰今啓二郊之說將自是而四郊建自是而九廟更一代典禮殆將俱革斯言也雖所以姤其進而實有以逆料其所終也卒之九廟不已而稱宗之議復起貴溪不得辭其責矣雖然使璁等力守其說而誠意以格主則　祖宗之制未必不終守者奈之何一命再議遽變其說至爲乞恩輸罪而不已乃知前之所爭非爲　祖制爲其議不由已爾後之

承順非欲成美欲以自固巳寵豈剛大臣以道事君休休有容也殆不若是矣

北畿河南山西湖廣陝西大飢

時行人楊爵有事湖廣山西還言畿內及河南湖廣山西俱復大飢乞徐議郊祀以省勞費給事中孫應奎亦言延綏榆林諸處凶歉連歲人烟幾絕至有研木屑石以食者　帝勑六部都察院曰邇來遠近之民饑莩載道聞諸奏牘費用屢厳內外臣工皆有分理之責而部院大臣又百司庶僚之首不可不佐朕安民其各列諮議會奏以聞于是吏部尚書方獻夫等會陳重守令廣儲蓄崇鬼神䘏陣亡慎刑獄及蠲免救濟諸條　帝采

納之。夏言以楡林重鎭。尤當加意存䘏。上言乞發帑金十五萬。遣僉都御史李如圭親往和糴。輓輸邊鎭。以全民命。帝從之。特召如圭至御前面賜訓諭。責其成功。

附錄 羽林前衛指揮使劉永昌劾大學士張璁。摘其登極詩有少矣天子句。謝賜書院名額表有備爲爾德句。謂爲欺慢不忠。璁因上疏乞歸。且言其句皆于經史有據。帝溫旨留之。永昌又論都督桂勇與桂蕚同族。兵柄太重。乞賜裁抑。蕚亦上疏乞歸。自言不識勇何狀。帝曰。卿果知勇。宜自令絕之耳。勿復爲辭。永昌又劾兵部尚書李承勛及其郎中盧襄銓除不公。帝下其章于吏部。令按覈。襄尚書方獻夫上言。劉永昌職蔭武階

非有言責之寄。假以建言。妄肆彈擊。所論郎中。難便議處。永昌挾持上下。誣毀善良。長姦兆禍。關係匪輕。乞收送法司。重置罪罰。帝命衆明後處之。

楊一清削籍。

都給事中趙廷瑞劾一清初居銓部。專植私黨。繼入內閣。顯結權姦。先帝南巡。親幸其第。不能竭誠諷諫。及時回鑾。而乃躬衣戎服。羅設寶玩。至有跪送跨馬之曲。欄門勸酒之詞。海內傳笑。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邪。其關通廖鵬。賄囑錢寧之狀。則給事中鄭一鵬。童僑。楊言。御史樊繼祖。侯秩。屢播彈文矣。仍宜追論以警官邪。帝謂一清不顧名節。有負委任。奪其官。令閒居里中。初

安定伯張容泰安伯張富俱已奪爵。乃假求墓銘。以金繒賄一清。營復故爵。一清不逆其詐。受之。及一清去位。有言張容張富行賂營爵者。下刑部按覈。不妥。尚書許讚劾容富。因及一清。帝命所在巡按追取金繒。沒入官帑。

五月。初建四郊。

初羣臣議上。帝曰分祀良是。乃命建圜丘于南郊。其北爲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爲皇祇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四郊並建。兵部軍卒供役不足。乃奏將馬直及缺官薪皂銀三十萬兩。募役工作。

以都給事中夏言為僉都御史不拜
初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出撫榆林帝即命言代如圭為左僉都御史有御史熊爵者即上言先年張綵以郎中晉中丞不數月而為冢宰不數月而剝膚衷革今言不避貨緣驟遷如綵恐其禍與綵同也帝怒將責爵爵輸罪乃已于是夏言上言臣聞宋臣包拯劾罷三司使宋祁尋以拯代祁歐陽修有蹊田奪牛之譏今臣薦如圭出撫即以臣代如圭擬之拯事形迹相似惡能免于人言耶乞寢新命以避人言帝從之命服原官加品服俸焉
虜入漁陽寧夏二塞

六月。議定樂律。

初中允廖道南請稽古樂章以裨祕典。帝曰。考定律呂候真知者。行朝燕諸樂仍姑照舊。于是夏言薦太僕丞張鶚曉暢律呂。鶚臨清人也。時在告里居。帝命吏部徵鶚來京集官擬議焉。

虜入宣府塞。

議括田。

初御史郭弘化上言天下土田。國初總計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弘治五年。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不及 國初之半。乞勑各處撫臣選任監司守令。分詣搜括覈實以聞下戶部看詳尚書梁材

上言事體重臣乞會羣臣集議從之已而議上如弘代所云從之

秋七月敬一亭成

初帝製敬一箴遂命建敬一亭于禁中至是落成賜宴儒臣羣臣爲詩以獻

革大臣補廕子孫

故尚書屠勲其子應埙應埈俱廕入國學已而俱舉于鄉勲上言乞以孫銅補廕帝曰大臣子孫因仍冒廕原非國典今著爲令一應受廕子弟有由別途入官不得再補

以巳調叅政黄卿巳擢副使党以平知府丁瓚各守原官

初廣東人彭澤為吏部郎中以不檢見黜乃夤緣張璁得內降留用已而盡逐諸翰林遂以澤為左諭德士論駭之至是太常卿魏校以疾乞骸骨去方獻夫以澤同枌榆遂補澤太常卿又有黃芳者亦廣東人獻夫以補南太常而彭澤之故識吳爵以吏胥入官者也亦由濮州判官擢延平通判人尤駭異先是獻夫誤聞廣東僉事劉喬死遽以員外郎吳翀代喬後知其不死也乃擢喬為副使領外附註若寄祿然已而浙江參政黃卿以骨骾見銜于璁而副使党以平溫州知府丁瓚璁皆善之獻夫阿璁意調卿于陝西而以平代卿瓚代以平各得　俞旨相代去都給事中夏言乃上疏劾獻夫謂其

媚悅政府。蔑視名器。黃卿党以平俱歷任未久。丁瓚貪聲大著。乃因璁衙而調卿。因璁悅而擢以平。瓚互私其鄉人澤芳並爲太常。而澤之陰媚要寵。爲一時最。是以澤爲赤幟。而箝天下之口也。獻夫任意行私。犯議有四而璁擅易　命使專橫難掩。文選郎中劉序甘心詭隨。廢棄職守。宜併切責懲戒。以防其微。　帝納之。命黃卿等俱以舊官任用。彭澤姑依新命。璁獻夫安意服職。勿爲辭避。第今後用人務符公論耳。已而給事中孫應奎亦劾獻夫私其鄉人洗光及澤。獻夫乞罷不從。

附錄時桂萼翟鑾俱以病在告。滿三月不出。張璁獨參機務。給事中趙漢上言。璁專國柄。傷於自用。宜諭萼鑾

引夫亟進賢良以分重任時書璁字偶訛　帝謂其訛謬不聽

罷姚廣孝配享　太廟

禮部尚書李時會蕚璁議廣孝在　太廟雖有帷幄之謀而崇秩顯爵已賞其勞今以削髮披緇之徒配享　太廟實所弗安乞移祀于大興隆寺從之

八月方獻夫罷

時給事中薛甲上言四事一曰廣茹納以來忠讜二曰正習俗以明體統三曰勤訪問以進人才四曰養和平以疑天休中多阿媚語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大臣反噬群僚有曰劉永昌武夫也豈可以劾冢宰張瓚軍餘

也豈可以議總都而欲正習俗以明體統似矣然自永昌肆言以後無復有言官議大臣得失者獨夏言議黄卿等之調補孫應奎議洗光等之擢用趙漢議臣等之不職而已未聞有及璁獻夫矣甲之所言明爲二臣欲以杜塞言路不忠爲甚章下吏部獻夫知衆論不與乃
上疏乞罷從之

九月逮繫給事喬金于詔獄

金見姚廣孝罷配享乃上言乞革邵元節李得晟真人名號　帝曰真人之封已久如何至今方言事起有自必有嗾使者逮送鎮撫司追問已而禮部覆金疏謂撤姚廣孝配位正祀典也容邵元節等供事存祈禳也

帑然之金獄稍解

劉世寧卒

寧以江西副使疏論宸濠戍邊起爲僉都御史至工刑兵三部尚書卒年六十有三贈少保謚端敏一云爲人機警材知足任幹濟而委曲議禮以結主知因得驟涉要津用殫康猷亦可謂詭遇獲禽徐範馳驅者矣

附錄南京御史張寅疏論南京禮部侍郎黃綰十事一私役優人以供使令二公撥優戶以供茶食三派市工科以規利四濫遣夫役以病民五占悋優人六濫受詞訟七撓法司之權八恣追攝之擾九嫚罵郎官十欺罔君上下南京都察院勘覆以聞

夏言上言群臣有疾及公遣者旣註門籍仍取堂官印結送科以覈虛實有欺詐則具疏糾懲三次則送吏部別處從之朝儀頓肅

有順天府生員張紳者時上七疏言朝政得失其一薦舉大學士翟鑾吏部侍郎董玘禮部尚書李時都御史汪鋐及布政吳山行太僕卿張原明兵馬胡綱馮錫宋道延陳謙太監賴義晏宏呂憲張景昌芮景賢乞加旌勞報聞夏言上言 皇明祖訓有云凡官員士庶人有陳言大臣德政者斬大臣知情者同坐不知則否乞將紳鞫究姦欺置之重典 帝從之命逮繫張紳考訊

革甘肅鎮督備重臣

時甘肅一鎮有巡撫都御史一人督理糧儲都御史一
人巡撫唐澤時引疾乞休未有　俞旨　而寧夏巡撫
報缺無人攝理吏部欲督儲都御史趙載總攝其事夏
言上言甘肅孤懸河外不可一日缺人而災傷疊見加
以兩都御史供億寔難寧夏相去二千餘里兵食調發
動關機宜兼攝之事從前未有唐澤病劇宜准回籍卽
以趙載代澤革去督儲之任以節邊費至于寧夏缺人
速宜遴補　帝皆從之

冬十月以夏言爲侍讀學士兼吏科都給事中

時勅修祀儀成典乃改言爲學士預修纂仍兼都給事
中在科辦事復充講官

復以王瓊爲吏部尚書

革大臣子弟避臺諫官改授翰林

都御史胡璉子效才時爲御史乞恩避職上謂吏部曰大臣子弟避臺諫者即改翰林此近年陰私弊政非祖法也今後止與在京職官著爲絜令

附錄給事中秦鰲疏陳南京三積弊一曰投托衛所官舍夤緣守備衙門動以百計營求把總衛總等官貽害軍卒二曰役占如守備衙門搏收壯卒用充軍伴至于煩遣重役偏病貧卒三曰威虐守備恣肆務爲苛責非法用刑往往致死此三者宜速釐正禁革以爲根本之計時守備魏國公鵬舉也兵部覆議乞加薄懲 帝曰

徐鵬舉勳戚大臣。輒肆專橫。姑令改圖自新。怙終不貸。巡按山西御史趙鏜馳巡撫都御史張翰甬道。翰銜之。訐鏜。鏜亦互訐焉　帝怒奪翰鏜官。回籍聽理。遣給事中一人按覈奏裁

改奉孔子爲先師。易像爲主。及釐正從祀諸儒

初以張璁修祀儀成典。璁因上言先聖先師　祀典。俱當纂入成典書內。切惟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其祀典有未安者。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集議。以洗前代相沿之陋。爲百世可遵之典。一謚號不當稱大成文宣王。一章服不當用衮冕塑像。一籩豆樂舞不當用十二八佾。一配享不當以顏曾思孟坐堂上。子先父食一

從祀不當以馬融賈逵王弼等預列。而遺后蒼王通韓愈　帝命禮部集議。已而羣臣多以去王爵毀塑像爲疑　帝乃自製正孔子祀典說。分示羣臣。以明王號之當去。編修徐階上言。臣莊誦　御製聖文璀璨。非臣淺陋所能窺測。臣又官序卑微。不與廷議之末。豈敢妄言。但待罪館職。受恩深重。苟有所懷。不忍自誘。臣以爲孔子之王號。有不必去者三。不可去者五。天子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衆人愚昧。將忘加隆。度以爲　陛下奪孔子王爵。易惑難曉。且天下像祀孔子。衮冕章服。顒然王度。苟去王號。勢必撤毀。臣聞愛其人者。杖履唾洟。猶加珍惜。况先聖之遺像乎。　國家廟祀孔子。宮墻

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籩豆與天子同今八佾十籩盖
猶諸侯之禮苟去王號將復司寇之舊夷宮殺樂以應
禮文恐妨　太祖之初制矣　帝覽皆踈不懌出階為
延平府推官　帝又製正孔子祀典申說頒賜羣臣張
璁復上孔子祀典或問以解羣疑衆議乃定于是改大
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
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諸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
先儒俱罷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棖申黨二人存
棖去黨罷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
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十三人從祀林放蘧瑗鄭玄盧植
鄭衆服虔范甯祀于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

九淵從祀而別祀啓聖公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焉

十有一月己酉初有事于南郊

先是命製圜丘祀器金爐玉爵錦幕圭璧及鐘磬貢鼓諸樂器既成陳于文華殿召大學士璁閱視是日

帝親祀于圜丘奉太祖西向配各騂犢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八佾從祀四大明夜明各騂牛一恒星五曜羣星及雲雨風雷師各牛一羊一豕一明日布詔天下頒恩錫于庶官布寬卹于小民

初立九嬪

張璁上言古者天子一后三妃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

婦八十一女御以廣胤嗣今　中宮正位有年而前星未耀宜慎選貞淑以充妃嬪　帝從之乃敕禮部選立九嬪

十有二月桂萼罷

萼病劇乞歸許之已何卒贈大傅謚文襄

張璁請避嫌名

璁上言臣生三月父命之名仕宦十年而未之改今密邇　君父名屬嫌疑請易之　帝不許再疏以請帝乃賜名孚敬字之曰茂恭御書賜之

附錄咸寧侯仇鸞令其舅曹江詣京賄通職方郎中華鑰爲其父仇恩千進事露　勅陝西巡按御史械致仇

恩曹江及其黨傳訓汪朝宗等來京下三法司及錦衣衛會訊華鑰奪官聽理、

董玘削籍

玘為吏部侍郎聞毋訃不為亟去御史胡明善劾之下都察院行勘不妄都御史王廷相覆奏削籍永不敘復

楊一清卒

初一清為霍韜論逐復陷之削籍忽忽不樂至是疽發背卒戊申歲始贈太保謚文襄

土魯番入貢

是歲滿速兒遣虎力奶翁隨天方諸使入貢方物復索牙木蘭不予滿速兒欲俟奶翁還即要諸番寇肅州會

奶翁道死死剌又攻其鄙不果來寇有哈六剌來歸言
滿速兒欲以哈密與拜失煙答妻管理兵部上言請許
土魯番通貢或三年或五年一至夷使什二入京餘留
塞上從之然哈密竟爲番夷所據守臣歲歲備羌胡不
暇無復問關外事矣
復以武定侯郭勛督京營兵
先是夏言請敕重臣提督郊工張孚敬遂力薦勛　帝
從之復勛保傅官使督郊工已而復命總督團營眷顧
自是日隆矣
巳卯甘露降　顯陵
是歲除夕　帝親製聞講詩御書賜夏言先是言
附錄

謂中庸至聖至誠重致望于　帝故有是賜
南向位
辛卯嘉靖十年春正月乙未特享　太廟　初正　太祖
初　太祖立四親廟　德　懿　熙　仁同宫異廟各
南向孟春特享于羣廟三時各祭于　德祖廟序用昭
穆後改建　太廟同堂異室亦各南向四孟及歳除俱
各祭中室仍序昭穆如初罷特享禮至　英宗升祔九
室悉備　憲宗將祔用禮官議祧　懿祖　孝宗祔祧
熙祖　武宗祔祧　仁祖獨　德祖不祧時享則　太
祖　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　帝諭張孚敬曰朕欲
自今春享奉　太祖居中　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

享禮三時仍聚 群廟于 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冬中旬擇日大祫則以 德祖居中合 懿祖以下並享 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節祭行于 奉先殿世廟止行四時之享歲暮祭于 崇先殿庶祭義或明而人情不至壘勞可萬世行也邪論勿惑即會李時議上或洛夏言以助之乎敬唯唯如論議聞 帝從之乃命祠官于 廟中設帝如九廟狀奉 太祖南向羣宗遞遷就室各南向特享之始退 德祖于祧殿不復預時享矣

初祈穀于 大祀殿

帝初以孟春上辛行祈穀禮于 大祀殿祭 皇天上

帝用騂犢一。蒼玉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奉　太祖。

太宗配享。初夏言建議。二郊奉　太祖配。祈穀奉　太

宗配。張孚敬等以爲不可。留中不下。言又疏請　帝謂

群臣違君叛禮切責之。乃命祈穀　太祖太宗並配。二

郊專奉　太祖焉。已而驚蟄始祈穀。

勅議禘祭大雩。秋報諸禮。

帝既正　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以尊　德祖。乃勅輔

臣及禮官集議。已而兼問大雩秋報諸禮。命五品官亦

與議焉。侍讀學士夏言上言。惟天子有禘。故立　始祖

之廟。則有世系可考者。十世猶將立之。然則又以何者

爲始祖自出之帝。而祀之始祖之廟乎。我　祖宗之有

天下。固以　德祖爲始祖矣。百有六十餘年。尊享　太廟之祭。今又定爲大祫。統　羣廟之主矣。然則王禘之祭。又可復尊　德祖乎。身爲始祖。而又爲始祖之自出。恐無是禮也。三代而下。必欲如夏商之禘黄帝帝嚳。恐無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唐之祖聃。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爲也。臣愚以爲宜設　先祖虚位。而以　太祖配享。蓋　太祖始有天下。實　始祖也。號入　帝深然之。時中允廖道南上言。皇姓爲顓頊之後。宜禘顓頊。併下禮部集議。大學士孚敬首謂衆曰。言虚位者失之無言顓頊者失之誣。惟禘德祖爲當。李承勛等皆以爲然。夏言復抗疏折其非是、帝命再議。初　帝欲于　奉天

殿行秋報禮中陛行大雩禮夏言秋報宜於　大祀
殿奉　文皇帝配大雩宜于郊兆傍爲壇孟夏後雩祭
帝謂孟春上辛旣行祈穀禮若春夏雨暘以時則雩祭
代攝否則躬禱秋報禮姑寢不舉。
附錄 禮部請議歲貢免　國學　帝曰今後歲貢生員
務選學行優者今無其人則於廩生內不可則增附中選之
不得貢非其人。
皇陵祠祭署土民田學等上言臣等三千六百餘家編
視　皇陵奉供醴粢直汛掃復其征賦宣德間增置侍
陵太監恣肆貪其斂陵戶逃亡有誤祠祀乞革太監以蘇
孑遺下兵部覆奏當革　帝不從第命內臣勿預民事。

二月戊寅頒甘露于廷臣 製欽天記頌

時湖廣守臣奏上 顯陵甘露 帝以賜廷臣復製爲
欽天記頌以示後世

庚辰初朝日

是日春分初行朝日禮于東郊大牢一用玉禮三獻樂
七奏舞八佾

三月建 大神殿于南郊

初南郊撤屋爲壇祭之 奉 上帝神牌圜丘上配以
太祖祭之既祭而神牌莫知所藏 帝命建 大神殿
以藏之已而 帝念舊存齋宮在圜丘北是踞視圜丘
也欲改建于丘之東南夏言上言曰向者大神殿之建

乃　皇上竭誠事天。此制爲可。若更起齋宫圜丘之傍。似于古人掃地之意。未爲允協。且秦漢以來。並無營室者。質誠尊天。不自封樹。以明謙恭之意。故惟大次之設爲合古典。陛下前日。考據精審。豈今偶未之思耶。况財用缺乏。工役頻煩。盛夏之後。民亦勞止。伏望齋宫寢建。仰荅太靈。帝覽之報可。

建土穀祇先蠶壇于西苑。

初議皇后親蠶于北郊。至是帝召張孚敬李時。詣西苑相地。建土穀壇。乃併建先蠶壇于仁壽宫側。而毁北郊蠶室焉。

虜入大同塞。

巡撫王大用因虜寇塞下。疏請貽書召小王子來歸。兵部尚書李承勛以爲不可乃止。

附錄 禮部尚書李時上言。各處鄉試巡按御史不得收取遺士不得與主試京官爭較禮儀不得徇私聘取經房官。從之已而巡按浙江御史李佶疏請經房閱得雋卷仍發監臨官參閱墨卷。公同去取李時覆奏以爲若令參閱去取則失 祖宗糊名易字之法亦非捄獘補偏之初意矣。帝深然之。

夏四月。革將領奏帶軍功。

給事中張潤身上言。各處將領奏帶人員。冒濫軍功甚衆非 國家慎重爵賞之意。宜行裁革以清戎行。從之

五月革邊隘鎮守內臣

巡撫保定都御史林有孚上言。紫荊等諸關城堡險隘各有守備分守等官。防禦無虞。復置鎮守內臣。誠爲冗員。乞將耿忠張輔等取還。永不銓補。下兵部。議尚書李承勛覆奏。近年裁革各處內臣。軍民稱快。耿忠等。宜併取還。從之。

壬子。初有事于北郊。

是日夏至。帝祀地于方澤。用騂牛一。黃琮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太祖西向配。騂牛一。從祀四壇。五嶽及基運翊聖神烈山。爲一。五鎮及天壽紀德山。爲一。四海四瀆。爲二。各太牢一。

六月召方獻夫為武英殿大學士

初獻夫罷歸尋遣行人蔡毀賫勅召獻夫還部毀及門獻夫潛入西樵山以疾辭　帝復傳旨遣官馳傳趣獻夫來朕將別用之獻夫聞　命怡然就道及抵潞河灣復上疏請容旬日攝養　帝知其意故有是命已而廣東僉事龔大稔奏獻夫在里中後奪民山獻夫抗疏力辯之大稔罷去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詔修省

復誠意伯世爵及鄂曹衛信四公後為侯以劉基配享太廟

初撤姚廣孝配享也刑部郎中李諭上言　陛下明聖

序去姚廣孝。萬世須仰第臣鄉人劉基翊運有功。不在廣孝下。宜侑食　高廟。世其封爵。與徐達同。　帝然諭言。下廷臣集議吏部侍郎唐龍等上言。　高皇帝收攬群豪創造鴻基。一時佐命諸臣並軌宣翼。而幃幄奇謀廟堂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厥勳懋矣。基亡孫廌嗣爵。鐵劵金書。誓言永世。廌殞。遂褫圭裳。委礪帶。或謂胤緒孤孱。弗克負荷。或謂長陵嗣統。遂至踈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明府。續效共存。昔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何以勸善。基宜配享　太廟。其九世孫指揮瑜。可嗣伯爵。　帝從之。以瑜爲誠意伯。歲祿七百石。因命吏部。併常遇春

李文忠鄧愈湯和子孫各與侯爵以副 皇祖報功之意。

[附錄]給事中謝存儒奏言。登進士人宜倣周世辨材論官之法。布衣羅崇奨乞命督學憲臣廉察德行以為黜陟。禮部覆議從之。

禮部奏禁士子冒隱年歲。 帝曰是弊不獨士子為然内外官亦多有之。各令首舉改正。若隱匿不聞。臺諫官及巡按御史廉實奏斥。

秋七月壬子。逮繫行人司正薛侃及少詹 兼翰林學士夏言。編修歐陽德。光祿卿黄宗沔。給事中孫應奎。葉洪。曾忭。主事薛僑。于詔獄。甲寅彗出東井。 鞫薛侃等于闕廷

彭澤謫戍邉張孚敬罷

初吏部侍郎徐縉爲國子生詹啓所誣奏太常卿彭澤欲獵縉位乃爲縉手書具黃精白蠟若干鎰以遺太學士孚敬縉弗知也孚敬疑縉澤復勸孚敬劾縉去之吏部果以澤代縉上言帝不許而屬意夏言澤遂銜言欲排之于是行人司司正薛侃草疏欲請選建儲貳澤過而見之乞携歸細閱將爲一得助侃信之予澤持去澤遂以白孚敬且曰此薛侃疏夏言所草也將上矣孚敬愕然密以上聞澤紿侃曰相君見君草嘆其忠愛可行君速上之侃猶豫未上孚敬以詰澤懼坐趣侃仍分隷爲駁疏上孚敬密奏言爲主畫帝大怒命逮繫侃

是時　帝御文華殿召孚敬問狀對如啓奏次召言以侃疏示之面詰可否察眞僞言對曰　陛下春秋鼎盛前星方耀侃議不可行　帝猶疑其詭對也命出待訊言出而侃已械至闕廷群臣會鞫矣言未知故仍就列聽訊時刑部尚書許讚都御史汪鋐以被白簡杜門者數日孚敬趣之出欲以助已侃繫鋃鐺囚服伏闕下孚敬首詰曰孰使爾爲此侃曰我自爲之豈受人使耶孚敬曰聞夏言主此胡不吐寔侃曰言雖同年士欠不通刺此疏彭澤白相君相君以爲可而後上何復乃爾汪鋐從傍大言曰言寔主之何得云無如無余與爾矢諸神祠夏言不勝其誣擊案大詈曰姦賊爾主此晝反

以陷忠良耶吾與爾面奏之孚敬怒趨入左掖門欲以
上聞言排闥隨之偕至文華殿閽者以　帝𥨥不內孚
敬不得已入閣具奏言京廐史館草疏俱上少頃　命逮
言下詔獄　諭勿拷掠時鞫侃迫甚侃曰夏言實不預
知何得罣誤見此章者惟歐陽德黃宗明及余弟僑耳
孚敬猶鞫侃不已給事中孫應奎葉洪曹汴面斥孚敬
壬憸具疏連章劾之孚敬怒密奏逮繫德宗明僑應奎
洪汴俱下鎮撫司收訊明日復鞫侃五毒備至侃曰必
欲我速夏言當釋我繫拜天乃可諸莅訊者縮弗敢言
獨戶部尚書梁材大理寺丞周鳳鳴論言無罪是日獄
仍未決又明日甲寅彗出東井　帝知言冤乃命司禮

太監張佐出訊而令孚敬坐閣中勿至鞫所佐會九卿
滋訊彭澤見孚敬不須不敢更言侃對簿云鍛鍊羅織
非　聖朝美事萬死萬死獨侃一人而已以　皇上之
明不免爲太傅所欺以薛侃之愚宜乎爲彭澤所賣佐
等以聞晡時　命釋言德宗明等又明日　帝召群臣
干闕下聽諭諭曰薛侃以猖狂之性發言不諱朕非募
年何忍言終無建嗣之期妄生異議法當重論彭澤狡
詐姦邪交關口語致薛侃對簿有連宗室且使輔臣攻
訐情犯深重謫編邊衛充軍張孚敬昧休休有容之量
顯事忌嫉勅令致仕夏言旣不預知何爲擊案諠詬念
爲被陷所激特勅不問孫應奎蔣洪曹汴等職在糾彈

迹涉回隱念係言官亦從輕貸其餘繫獄人等一併釋之

附錄 是月選女侍百人入宮

八月癸未初夕月

祭于西郊如朝日禮

無逸殿豳風亭成

初　帝于西苑作無逸殿豳風亭至是落成　帝御無逸殿命翟鑾李時侍坐講官顧鼎臣謝丕張潮廖道南分撰無逸豳風講進　覽已而宴羣臣于豳風亭

書無逸于無逸殿

帝命儒臣書周書無逸篇于無逸殿壁自爲文記之用

作嘉模

附錄御史周相上言。國初鹽制每引納銀捌分至永樂間輸粟二斗有五升征溥利厚鹽價平而邊用足自茲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常股什七需次掣之存積什三不時越放成化後每引納銀三錢有五分正德間至四錢今六錢矣第近年以來無藉細民投託權要有占中買窩之弊塩商上納有經紀包攬之奸至于各塲官攢斗頭火耗勸借需求守候盤驗開領勘劄名爲六錢費將倍蓰官既取之于商商亦取之于竈于是有夾帶之弊此餘塩之課所由興也臣以爲與其以餘鹽之課納諸運司輸之太倉輾轉勞費不若以利通商使之勸

于赴邊樂于輸輓之爲便也今商人苦正塩赴邊中引之難利餘塩納銀運司之易故累年報中引目不肯盡支徐爲夾帶之計而各場煎有餘塩悉聽夾帶官司不爲收買而存積之法廢矣夫存積以待開中不時之支此

祖宗貽謀至計也而今皆爲運司之餘課倘邊警有急何以克濟乞勅戶部計議勿利目前務圖久遠

帝曰近年以來餘塩利興屯田政廢邊儲往往不充輒動太倉銀接濟此言切中時弊戶部即會計處以聞

九月以李時爲武英殿大學士恭預機務。○以夏言爲禮部尚書

冬十月虜入大同塞

四散殺掠廷議遣大將帥京營兵禦之已而虜得利去乃止

十有一月立盱眙雙貞祠

有居民何雄者因飢鬻二女于優人二女不從結帊連臂投淮水死巡按御史葉照以聞下禮部覆議立祠死所以表貞烈令有司歲時致祭從之

十有二月復歲貢士舊法

初歲貢生員計廩食次第與計偕上張孚敬奏選儁以貢不計廩食孚敬去夏言請復舊法從之

附錄左都御史汪鋐上言大計羣吏宜令部院考覈去留至有當去不之去者方許南北臺諫官糾拾勿得先

事陳劾。滋煩擾。南京御史馮恩上䟽。力辨鋐言有不可
者四。因劾鋐鉗杜人言。圖便巳私。爲大不忠　帝然之
命遵舊例先事陳劾。

壬辰。嘉靖十有一年。春正月。星隕于衛。○青州地震。

逮繫南京御史馮恩等。詰京給事中魏良弼并下詔獄
初馮恩等同官十人連章劾吏部尚書王瓊　帝怒。命
悉逮來京。魏良弼抗䟽論救恩等　帝以其懷怨庇黨
下鎮撫司考訊奏裁。巳而獄具。俱論贖還職。

陞安陸州爲承天府。

二月。幸南内。

帝幸南城。覲欽天追先二閣。御重華殿作。過睹　世廟

有感詩賜夏言。

復召張孚敬華盖殿大學士。叅預機務。

虜入榆林塞。

大掠延慶諸處、內地騷擾。

三月彗星復見。

策士奉天殿

初禮部請會試天下士。　帝曰文體有關國運。近來經生藝制艱譎、誠爲害治。令歳務抜大雅、勿錄奇僻。已而得雋三百十有六人、策于奉天殿。賜林大欽等及第出身有差。

附錄吏科給事中雒昂上言。乞起用耆舊、羅欽順呂柟

穆孔暉馬理等章下吏部議寢不行。

夏四月。旌襄陵王

韓王上言。襄陵王五世同居。乞比齊民褒旌輔國將軍偕滑奏亦如之。下禮部覆議從之。命撰勅遣官旌表其門。

初營九廟

初　帝御文華殿東室。召輔臣時鑾禮官言議復古七廟制。其　太廟寢祧。俱存舊弗撤。惟度地分建群廟。不決而退。廖道南上疏請　九廟。併獻大祀禮成感雪賦及御札曾及其名者三條。　帝悅。下禮部集議。尚書夏言上言。昔唐虞五廟。夏后因之。殷周皆七廟。而祭法。王

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爲都宮內敘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異地不合都宮不叙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別爲廟遂有同堂異室之制魏晉唐宋皆然我　太祖初立四親廟始爲近古後改建　太廟又用明帝之制　皇上大釐祀典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翰札召論者屢矣第　太廟南近宮墻東邇　世廟西阻前廟地勢有限垣外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列六廟即盡闢其地猶不能容欲稍減規制則　太廟嵬然而群廟湫隘于義未安即使廟成　皇上冠冕佩玉循紆曲之途遍歷群廟而奠獻之日亦不足矣議者謂羣廟可攝　皇上仁孝誠敬

可終歲舉祭止對越　太祖而不一至羣廟乎丘濬謂宜間日祭一廟自十四日而遍七廟也此蓋無遽而強爲之說況昭穆難定必父子繼世而後可兄弟相及則紊矣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非　帝曰朕于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獨　太廟之禮未能復古可乎今太廟堂寢俱有定制不必更移其昭穆廟次即會官相度地勢議處奏聞言惶懼謝罪請先詣　太廟旁量定地勢審度方位計畫規制會議以聞　帝從之乃撤故廟改建新宮　太祖居中昭穆各三廟　太宗廟在六廟之上各營寢殿爲專廟焉

【附錄】夏言上言各夷朝貢有常期夷使有定數載在會

典不得踰越今土魯番諸國投遞番文幾二百紙人數倍舊俱以索牙木蘭爲詞若出一口要求賞賚數且不貲明是挾索窺伺宜令都御史趙載查依定數傳致來京若原非入貢夷使當計利便擬處勿貪納欵之虛名失禦夷之上策帝然之

封常玄振爲懐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璧侯

吏部尚書王瓊上言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子孫奉命襲封各與侯爵臣等仰窺聖意蓋以常李子孫流徙禁錮鄧湯停襲百有餘年一旦爵遠裔以上公恐難負荷此慎重爵賞之盛舉也第四人封侯例有爵號惟

皇上裁示　帝命爲懷遠等侯仍給與勳階誥劵及食祿焉。

五月申嚴歲貢非人法

禮部奏歲貢事宜。帝曰邇來督學官曠職日甚貢非其人今後不入式三人以上奪級別用五人以上對簿按問所貢士不依期至京不得秋月補試。

六月禁守令官剝尅小民。

戶部尚書許讚上言郡邑令長多溢編征歛爲自潤計。乞勑撫按嚴禁使各量地繁省爲賦役盈縮勿得横肆尅剝大貽民害。帝從之勑行撫按官。榜諭通知

秋七月王瓊卒詔大學士方獻夫兼領部事

右都御史汪鋐、論劾御史王宣等、斥謫有差。

八月彗復出東井、命九卿官自投劾。

時彗星三見、禮部奏乞修省。　帝諭曰、彗星三見。妖必有由。上天垂變。朕祇承夙夜罔敢遑寧。爾文武羣工。責同翼賛、可不懲艾。匡予一人。其九卿大臣宜各自投劾聽去留。用彰盈滌之義。仍各條陳所見。共致消弭。于是御史段汝礪等疏言四事。一曰崇渾厚以敦治體。二曰正體統以修職業。三曰宥狂直以昭激勸。四曰懲姦貪以卹軍民。副都御史王應鵬亦言。國是未定。民生未遂。以小大臣工奉職無狀。義利不辨。名實不副為之也乞于任職之臣。選中正和平識治體者用之。而申其經

久之法修其畫一之政。帝皆納之。

張孚敬罷。

以災異免也。

朴給事中魏良弼于闕庭。

初良弼巡京營薦舉材官十有五人孚敬擬旨下兵部都察院覆覈之已而覈有溢語奪俸三月至是良弼以彗見疏列孚敬顓橫狀上之乞速罷黜以消天變孚敬因自劾乞歸遂摭前事謂良弼爲修怨。帝怒逮良弼朴之死而復蘇。

[附錄]初兩廣地方盜賊蠭起辛卯一歲中奏至九十有七起計萬有二千餘人有趙林花者聚衆千餘據陽春

西山攻陷高州府及茂名縣。掠其帑藏而去。總督都御史林富噤不能制。奪俸。剿賊又有黎文貴者。劫鬱林州。許折桂者出沒海洋。皆嶺外大盜。御史徐錦吳麟先後奏聞。久未擒滅。至是兩廣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奏言盜息民安。給事中張潤身劾鸞欺罔。及備倭揔兵江寶。副總兵張經。叅將佴縉。均曠厥職。乞賜罷黜。下兵部覆議。奪祿不罷。

九月。以汪鋐爲吏部尚書。

給事中葉洪復劾鋐姦暴。不宜居冢宰。帝怒其狂率。奪俸二月。

帝幸西苑。

先是方獻夫薦王道張珩可大用　帝命吏部量予翰林春坊官至是　幸西苑御迎翠殿召夏言諭舉所知以備翰林之選因製詩及秋日書懷詩各一以賜言

冬十月逮繫編修楊名及兵部侍郎黃宗明于詔獄

初名上言陳愚見以裨修省謂　帝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宜奮力自省　帝曰覽奏見納忠至意第云奮力自省朕愚不能如日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可明言之名遂上疏劾汪鋐郭勛陳道瀛金贇仁邵元節及欲釋議禮得罪諸臣停各工役　帝怒命錦衣衛收送鎮撫司嚴刑鞫訊追嗾使者鎮撫司承望風旨榜掠備至死而復蘇者再侍郎黃宗明上言楊名已經兩訊死而復蘇瘡

痍苦甚復當冬月嚴寒萬一斃于囹圄恐爲仁明之累帝大怒曰楊名罪惡死有餘辜即死之未傷吾仁明之治也方究嗾使堅不吐實想宗明是令收送鎮撫司一同鞫訊

逮繫南京御史馮恩詣京

初星變勑臺諫官各條得失恩遂上言舉時政之得失以更張不若舉臣工之邪正以進退遂悉數張孚敬方獻夫右都御史汪鋐罪惡且謂孚敬之姦久露獻夫鋐之姦不測孚敬爲根本之彗鋐爲腹心之彗獻夫爲門庭之彗三彗不去庶政不平雖欲召和不可得也又謂大學士李時爲太平宰相翟鑾爲伴食中書戶部尚書

許讚爲守成尚書禮部尚書夏言爲救時宰相兵部尚書王憲爲通達刑部尚書王時中爲具臣工部尚書趙璜爲廉介吏部侍郎周用爲斂練許誥爲迂邪禮部侍郎湛若水爲無用道學顧鼎臣爲卜局偏長兵部侍郎錢如京爲安靜黃宗明爲通儒刑部侍郎聞淵爲博大朱廷聲爲篤實工部侍郎黎奭爲滑稽林迎楊爲通敏又謂予敬獻夫鋐適子也臣孽子也焉有適子悖逆父母孽子猶持敬兄之理者乞斬三姦以正不孝父之罪然後斬臣以謝不敬兄之罪以一甲賤傅去三穢以清仕路新政治亦除舊布新之應也　帝怒命官校收繫來京下錦衣衛鞫問

收錄黜革生員

都給事中李鳳來上言江西督學官張時徹承望風旨校士乖方湮塞化源沮喪士氣乞將被黜士子仍舊收錄下禮部覆議從之。

[附錄]御史郭弘化上言採珠爲害地方上戾天和以動星變乞賜停罷以蘇民困。帝曰珠係御用及各府王妃常需郭弘化如何狂悖妄言戶部亦不恭閱俱詰責之。

御史施山上言大名府名宦如狄仁傑寇準鄉儁如劉安世宜如祀典專祀從之。

十有一月編脩楊名論戍邊○奪編修程文德官出補邊

坻雜職。出侍郎黃宗明於外郡

初名等置對，汪鋐即上言，乞究邪言以彰國法　帝曰

卿抱貞盡忠，朕亦簡在，小人浮詞，勿以介意，楊名所言，

必有嗾使者，令潘振等嚴行根究，卿宜实心辦事，副朕

倚毗，邵元節亦上言，楊名謂有昏夜乞哀臣門者，是何

主名，既無指據，誣罔爲甚，乞罷臣封以謝人言。　帝曰，

卿辭具見恬退，且卿專領道教，用布玄風，原與政事無

與，楊名狂悖之言，勿庸介意，已而潘振等鞫名再四，名

不勝楚，誣與程文德同擬疏草，奏發刑部論罪，尚書王

時中以戍邊上請，　帝謂楊名指斥朝廷，誣害忠賢，准

令戍邊，程文德私相朋比，謫邊方雜職，黃宗明狂率論

按調補外任。

附錄哈密衛都督阯吉孛等奏請貢期兵部議令五年一貢夷使勿越三十人從之。

十有二月朶顏福餘等夷寇邊。

禮部上言朶顏三衛屢次寇邊。帝命遼東撫按官及巡視科道查覈奏報。

候官縣獄囚反殺布政使查約參議楊瑀都指揮王翱知縣黎文會經歷周煥。

候官縣獄囚盧堅等十有九人越獄殺死約等劫出羣囚奪門亡去事聞命天下重囚俱禁錮按察司獄勿寄郡縣。

遣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往封琉球中山王。
時中山王尚真卒子尚清請嗣遣侃澄往封之
北虜道松潘犍腦寇四川西境。
西域九十五王入貢
是歲西域來貢稱王者九十有五人禮官夏言請國勑一王張乎敬以爲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相稱耳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勑並依稱王今盡裁奪恐夷情觖望下禮兵部議言復上言西域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等國名部雖多朝貢絶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攝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入貢天方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或

二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所謂先年稱王三四十人者并數三國耳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併數則百餘王矣前此所未有也況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即有同者地名又異若人與一勅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彼若各執賜勑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傳煩勞宴賜頻數竭我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帝從之

癸巳嘉靖十有二年春正月甲寅懷來地震

復召張孚敬入閣進少師

御史馮恩論斬

汪鋐見　帝命收恩遂上疏詆恩不法事謂恩以閱江行部迂道還家踰受蘇常二金脉又謂恩冊行遇刼避匿江干羣盗焚其儀牘恩不敢發又謂恩擅朴武弁縱容胥吏爲姦且摘恩疏中李時夏言等語謂爲陳言大臣德政當加族誅併下刑部恩復于道中上疏力辯不報既而逮至京下詔獄榜掠無完膚每訊輒朴至死錦衣衛指揮陸松每下藥餌獲蘇焉後以爰書奏發刑部論罪尚書王時中復銜恩竟附斬比從之長繫待讞

二月

附録兵部尚書王憲奏請内外奏報軍機及本部議處賊盗勿拘齊日從之

三月帝視太學。
巡撫南畿都御史陳試奏獻白兎。
命留内苑飼養。今後非正瑞。自至者勿奏。
夏四月乙酉。帝幸南内。詔輔臣閱馬。
帝御南城環碧殿閱馬。馬有玉麟飛白玉訓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瑶池駿飛雲白凡七召輔臣孚敬時獻夫鑾侯重華殿。已而召入環碧。賜茗飲共閱馬。又命至嘉樂館觀花木 帝乘玉麟飛。青蓋至重華殿進孚敬等于左室。賜酒食蟒龍飛魚服。 帝製古樂府七言律。各二章。示孚敬等。命各和以獻。
戊子。 帝幸西苑。召輔臣遊觀。

帝先御寶月亭召孚敬時獻夫鑾同遊已而御清馥殿翠芬亭賜孚敬等茗飲酒食錦囊詩扇紅藥花　帝製古樂府七言絶五言絶各一章命孚敬等賡和

五月繫昌國公鶴齡建昌伯延齡及定國公光祚京山侯元于詔獄

初延齡以　昭聖弟驕蹇多不法睚眦殺人甚衆至是以例停嗣頗觖望而　昭聖猶緣故事裁損　章聖帝復不懌中外微知市人劉東山者素陰狡與其黨陳大綸僞爲疏草恫喝鶴齡等得且萬金鶴齡不勝忿拒之東山遂誣鶴齡兄弟詛呪怨望盜大內金錢通慈慶侍人以急變聞　帝大怒逮鶴齡延齡于詔獄又以株

連逮徐光祚崔元俱坐繫囹圄大獄横起矣

六月彗星出昴畢

方獻夫罷

發太倉金于陝西收糴邊儲

戶部尚書許讚上言陝西八府糧稅俱供延寧甘肅三邊之用先年官守修舉歲入每裕未嘗輕發帑金邇年以來災荒頻仍邊餉缺乏發過內帑塩直三百九十六萬如遇豐年自有贏餘今陝西都御史王堯封請發帑金于腹裡收糴芻豆濟邊儲計去甘肅三千里寧夏二千延綏千有五百里轉輸復難若于各邊收糴似爲長策今發太倉銀一十八萬兩解運各邊乘時秋成收買

芻粟專備客兵之用則可以有備無患矣從之

附錄許讚奏言郡縣衛所贓罰贖鍰引價稅課等銀多肆乾沒漫無稽考宜命盡數糴穀貯倉備賑從之

秋七月學士廖道南蔡昂謫補外

時詹事顧鼎臣日講不至張孚敬謂道南昂不爲代講劾之乃出爲徽州潮州各通判

興復甘肅屯田

兵部奏甘肅一鎮孤懸河外歲發內帑難以支持興復屯政誠爲急務　帝從之命舉幹濟都御史一人副使二人專理屯政

八月皇子生

麗嬪閻氏出也。帝傳諭內閣朕惟仁義恩威不可相掩大義滅親況其他乎。茲因寬恤槩赦重罪非王政也卿孚敬曾謂赦爲小人之幸此言恐不可食大禮係奪君父大獄係殺人媢人及馮恩等俱不赦宥。

逮繫評事岳梁于詔獄

初制誥房評事岳梁承撰南京兵部尚書陶琰誥文中有溢語至是琰奏納易撰孚敬見之劾梁任情誇詡

帝命收訊

九月。席春削籍

春席書弟也爲吏部侍郎。初翰林員鈌春語汪鋐楊維聰陳沂可補鋐曰二人曾黨廷和妄議大禮不可春曰

二人冤富文學，議禮何害。鋐曰，獻端不可啓。春不悅而退。後禮部右侍郎鈇鋐約會萊。春厲聲曰，會舉何爲。鋐怒，大訴之。春執冠於地，欲毆鋐。衆解而散。鋐遂上疏劾春當議禮之初，實與廷和爲黨，抗疏伏門，又爲首倡。乃得掩覆脫免爲幸。又嘗草疏，欲劾孚敬及萼，見書沮之。揚名狂言，復爲與謀。此廖道南深知，備以語臣者也。今爲吏部侍郎，復欲起用邪黨，包藏禍心，背主害善。臣不敢不爲言之。帝曰，朕以春弟屢加擢用，乃不思以道事君，本宜重處，姑令削籍閒居，永不敘錄。

〔附錄〕夏言上言，陳侃高澄使琉球，恐夷王請留詔勅，宜俯順夷情，留與珍收。從之。

中命按察司官糾彈巡按御史

初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明憲綱巡按御史許糾彈三司官其巡按官不職亦許按察司糾彈臺諫官勿得挾私報復從之至是左都御史王廷相復題請如孚敬議

帝曰此有成命令各遵行邇來掌院官多事姑息不行察覈致令巡按官縱肆抗違按察司因循畏怯全不舉行令即通諭違者都察院官劾奏斥罷

冬十月辛巳星隕如雨

皇子卒

贈謚曰哀冲太子

逮繫御史郭宗皐於詔獄

宗皐以星隕之變上言　皇上敬天之心無間瞬息値此異變不知當何如恐懼何如籌度思防患於未然臣緣皇太子故　聖懐弗寧不敢遽瀆以言比見萬幾出入不愆常度知聖人之心不滯於情非凡近所能測識謹冒死上言天變之生或兆或應莫知其端惟在人君反躬自責側身修行爲得其要耳伏望　皇上勿以目前拂逆之事爲足應而圖之于遠勿以前人附會之說爲足信而求之于身益廣包涵徧覆之量益降謙冲虚受之德益崇易簡寛平之政如是而猶有儻來之患臣未之信也　帝以其疑君欺上逮治之

大同戍卒殺總兵官李瑾

初七月內虜渡河將入寇李瑾議于天城左濬濠四十里用遏虜騎總制侍郎劉源清從之期三日訖工瑾素嚴苛及承源清指益爲捶楚殘忍特甚役卒季富子王寶等倡亂從者六七十人遂殺瑾還圍巡撫潘倣倣踰垣避匿勑符俱亡諸卒覓得倣脅令草疏奏請赦原

總制劉源清都督郤永帥師伐大同及大同亂卒戰于城下

初巡撫都御史潘倣上言鎮將用法苛刻激兵悉變請置勿問總制劉源清曰叛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下兵部議尚書王憲曰兵豈有悉變者脅從當勿問渠魁可宥乎請下璽書責源清倣相機撫勦務殄惡逆勿得

更事姑息。重貽後患。儆得命。督僉事孫允中等討擒首惡十餘人。縛送源清。時源清駐陽和堡。移檄大同市曰。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寬。乃今稔惡殘殺主帥。天討必誅。五堡遺孽見之。皆偶語。謂將追理甲申事也。洶洶不自安。允中檻諸囚詣源清。請寢師。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師不臨城。言者嘖嘖。吾不可再襲前轍。乃以囚屬御史蘇佑。而遣叅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儆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爲諸囚所誣者。乃止捕他名八十餘人。比晚。諸卒悉拒巷不納捕者。源清聞之。遂督兵進討。先遣允中入城諭諸卒曰。大師且至。能釋兵迎師。不問。諸卒益譁。糾言兵來屠城。煽惑居民。至夜羣起爲

亂。倣令允中及諸將禽馘二十餘人。衆稍解散。比明源清督師斬關入。抵城下大肆殺掠。橫屍錯城外。諸卒遂大亂。及五堡遺孽俱變。擁指揮馬昇楊麟爲渠帥。昇麟從之亡。何郤永師亦至。整隊臨城。諸亂卒開門迎敵。殺死參將一人。倣允中亟馳往諭之。諸卒曰。城外屍已塞道。尚給我耶。反覆開諭不聽。

出禮部侍郎黃綰爲參政。尋復原官。

先是潘倣見亂大作。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間道上之。劉源清亦奏巡撫諸臣黨逆賊。抗王師。言官遂劾倣及孫允中。各斥罷。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皆上言。用兵非弁計。綰言尤力。忤輔臣意。嗾吏部鋐以他事出

綰爲叅政綰憤懣上䟽自列且指言用兵失計帝

命復綰官。

虜寇鎮遠。

守將王劾禦之斬首百有四十。

十有一月劉源清督師攻大同圍之。

兵部尚書王憲上言大同之變非大發兵勦絕不可張孚敬是其議乃以江桓爲揔兵官擢叅政樊繼祖爲大同廵撫往督兵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不合遂上言請假金牌单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曰恐賊無聊北與虜連爲患不小不報源清後上言宗室諸官悉從賊是天欲棄此城也兵部是其議請命源清速攻之源清得命

乃督兵圍大同百計力攻。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分督穴城決水灌之。諸亂卒城守益堅。大掠城中

甲午。嘉靖十有三年春正月。癸卯。廢　皇后張氏。冊立德妃方氏爲　皇后。儲嬪沈氏爲宸妃。麗嬪閻氏爲麗妃

虜寇大同塞。

先是大同亂卒多潛出邊。虜誘之入寇。以脅我師。部帥師禦之不利。殺傷甚衆。諸亂卒乘城鼓譟應虜。虜復引虜酋數十入城指代府曰。師退以此爲酬。虜留精騎犄角我師。餘衆分掠應朔諸處。事聞。王憲請命源清永繼祖屯師固守。勿輕戰。其用兵進止。聽永便宜行事。仍勅順天保定山西各巡撫官。戒嚴沿邊要害。勿致疎虞。

二月、劉源清罷。

源清上言、請別設揔制禦虜、而巳專攻城。李敬是其議、請從之。帝納夏言議、不許。下御劄曰、叛卒謀殺主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爲。郤永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訛傳屠城、以致逆卒劫囚通虜。既云脅從不問、又何引水灌城。大同北門要地也、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若二人不用、豈有今日之患耶。今可罪黜二人、別遣大臣備虜、察擒渠魁、庶免老師傷財耳。源清聞之、乃請城下索首惡。時馬昇爲賊所擁戴、威令行城中。有郎中詹榮、都指揮紀振者、亦陷賊內、謀爲內應。乃激昇以大義、昇從之。令鎮撫王寧出告。繼

祖白源清源清佯許之乃欲乘賊懈急破其城潛决水灌其穴穴者不及出皆死昇大恚將不利於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爲乃引疾乞歸　帝大怒罷之以戶部侍郎張瓚代源清總制

瓚撫定大同

初以瓚代源清　帝勅瓚督勵將士早除兇逆以靖地方脅從黨與悉勿問傳諭城中善良自分趨避勿得貪功濫及瓚至大同卽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城中俱登陴請曰吾輩非殺主帥者亦無他志畏死自保耳瓚遣主事琵書入城諭之且言用兵非朝廷議衆皆望闕呼萬歲書仍諭馬昇等以朝廷威德令獻首惡至夜

昇與楊麟。討禽倡亂黃鎮等二十六人斬之獻首璫營。

于是樊繼祖入城駐節都臺以安人心因榜諭城中發

倉賑䘏縱恣者稍繩以法衆心始定璫亦馳至城下退

諸兵二舍外將士以次上謁明日與御史蘇佑俱入城

置飲賞賚城中大定虜酋聞之亦遁去

閏二月發內帑金賑宣大被兵軍民及避患宗室

初大同變起　代府各王及將軍中尉多有避患出城

潛匿民間者及虜衆入寇宣大諸處被掠尤多戶部議

賑從之乃發帑金二十萬兩遣官分賑

三月復廖道南蔡昂原官

帝祀　大社稷至壇顧講官曰五人也何少其二命司

禮官覈名以聞張孚敬白　帝道南昂外出未補宜以祭酒王激等補之　帝以侍從乏人命道南昂仍復原官

帝視太學釋奠先師

帝以孔子改稱先師服皮弁服謁拜用特牲奠帛行釋奠禮樂三奏文舞六佾從祀及啓聖祠分奠用酒脯已視學進諸生橫經布講仍諭令敦本尚實勿徒事辭章祭酒林文俊司業馬汝驥以下賜帛有差

夏四月奪都督郤永官

給事中王庚劾永殘民誤國貪叙邀功縱遊擊將軍武灃圍攻大同斬關奪門大肆殺掠以致老弱驚逃城中

疑惧訛爲屠城之傳幾釀大變宜將二人褫職明正法

典兵部覆議先奪其官勘明再擬

巡按北畿御史李新芳徵兵收捕廣平知府李騰霄初新芳按部至廣平將入門門卒循故事發礮新芳素有心疾驚悸退走遂謂騰霄等謀殺御史飛檄真定守備官率兵前赴廣平擒勦又榜諭大名丁卒有擒得騰霄者予三百金尋收經歷吳尚質至署榜朴備至勒令對簿招騰霄等謀殺狀尚質不從梃死復收廣平知縣問謐下獄發推官楊經鞫訊經阿新芳指諭謐謀殺部使者罪死連坐騰霄新芳遂上疏劾騰霄嗾使屬官結黨謀殺命使據城爲亂潛自逃匿乞速賜擒問明正國

典又違書巡撫都御史周金同濟除逆金拒之騰霄亦上言酷暴憲臣擅徵官兵捶死無辜嗾使貪媚推官屈入重罪知縣周謐亦上言楊經故勘冤獄俱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奏請遣官勘覆。帝命新芳還籍聽理楊經收訊周金見新芳乖張益甚檄令守備率兵歸鎮金親巡廣平覘動止士民皆遮道訴謐等無辜俱推官楊經阿意故勘附會成獄經知衆心不與走避新芳署內三日夜不出新芳知金將至列騶負印携楊經同走內黃金遂上言新芳不遵憲綱舉措乖違首按知縣周謐繼按知府李騰霄皆密切寓書以求同濟既奉明旨聽理復帶應訊推官及勑印前去略無顧忌臣恐詐

無所措將追提歲月濫施印文無所不至復劾兵備副使楊彝依違兩端巧取容悅脫故避難搆成冤疑俱下都察院詳議已而奪新考官騰霄不問

五月巳巳　帝幸南內召輔臣及汪鋐夏言郭勛同閱祭器

二十有七日　帝幸南城御重華殿召孚敬時及汪鋐夏言郭勛同閱青齋酒尊已而賜扇及酒食各稽首趨出復留孚敬時出　宣宗閱輿地圖詩及御和詩各一章示之

六月南京　太廟災

帝意欲勿建九廟勅廷臣議夏言上言京師宗廟行將

復古而南京　太廟遷雁回祔　皇上建德之意　聖
祖啓後之靈不可不然會于昭昭之表也　帝喜令亟
起新廟南京　太廟不復建遺址築周垣焉時祀併入
南京奉先殿
附錄太康縣儒士安都上所撰十九史節略四百七十
卷禮部覆奏焚之
哈密衛都督乩吉孛剌奏乞肅州鉢和寺閒地一十有
六頃五十畝及耕牛穀種國師伯顏孛剌奏乞重書協
東夷衆俱下兵部奏行總制唐龍巡撫趙載覆無別礙
予之
南京浦子口鹽盜出沒劫掠商旅

南京守備官上言。抽選廣武英武飛熊三衛鋭屯軍編立隊伍。設總練一人團操。廵視江洋。聽浦子口守禦都指揮節制。下兵部覆議。從之。

秋七月建　皇史宬重書九朝實訓及實錄。

命建　皇史宬于重華殿西。欲置金匱石室其中也。勑閣館諸臣。重書列聖寳訓實錄。藏之。復于欽天閣建石鐫欽天記頌。追先閣建石。紀祖德詩。已而宴儒臣于謹身殿。

翟鑾去位

居憂故也。

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內地。

大掠安定會寧金縣諸處月餘不去。

附錄山西災沴連年。宗藩祿米闕乏。巡撫都御史王德明。與鹽法御史王昺。計出運司堆鹽分給宗屬。准粮米。各疏言之。戶部尚書許讚覆議不可乃止。

八月吉囊出花馬池塞。

自七月入塞大掠月餘。總制尚書唐龍。督總兵官劉文。徵兵尾之。弗敢與戰。至是吉囊率衆由青沙峴出花馬池。文等邀其老弱。及被掠人口。斬首四百五十有四。龍上捷音奏功。兵部尚書王憲覆奏。當比王越封伯爵。請勑給事中往覈。已而覈上寢封。陞賞有差。亡何巡按御史劾文冒功。不問

議處南京主事劉世龍詰京。

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劉世龍上言。南京 太廟災。陛下于 五廟神靈。奉慰祭告。及勅加修省。三復天言。不勝感激。臣有所懷。不能自已。謹以時務之重且大者三事上陳。伏望 陛下優容省覽。一曰杜諂諛以正風俗。勿以詭隨阿諛者爲賢能。勿以正直鯁介者爲不肖。虛心以防邪佞之欺。謙已以來忠讜之益。則四方聞風。莫不感動。人心一移。風尚自美矣。二曰廣容納以開言路。念成材之難。擴有容之度。以言獲罪者。原情敘錄。不幸而斃者。量爲存卹。仍勅諭臣工。凡有見聞。悉爲敷奏。以裨益一人之聰明。培植 祖宗之根本。則盛德大業

將與帝王並隆矣三曰愼舉動以存大體大臣爲群僚之表率不宜倏斥倏用因事而械繫或加捶楚勳戚與國家相關延齡逆豎固不足惜而　皇太后垂老之年莫能庇其骨肉于情未安神御閣啓祥宫之建固尊祖愛親之盛舉然五廟神靈倀倀無依宜劑量緩急以漸營爲其有關于聖躬者尤宜謀之於始以圖其終愼之于微勿俟其著則本端而物無不正德盛而業日益隆矣疏入　帝大怒以爲議訕君上結庇逆惡逮繫來京鞫問

冬十月收劉源淸部丞于詔獄

初大同定　帝遣禮部侍郎黄綰往核功罪綰至大同

郜永欲阻撓之颺言別有決司來核又恫喝城中云帝仍欲來親征矣縮乃先疏永姦以聞旣而覈激變之由差列功罪奏上遂收源清永下獄久之論源清削籍永奪級謫邊地立功潘倣孫允中俱復原職致仕

論曰大同城之變視五堡爲猶小一潘倣足殄首惡源清奉命撫勦而督兵橫殺謂之何哉至于宂城決水誣宗藩盡叛而欲俱葬于魚腹罪不容誅矣郜永武夫不足深責也然亦非獨源清之罪張文忠以平潞盜爲已功故力主源清議王憲從而附和之二人之誤蒼生多矣不然以源清縱殺而止削籍何恕耶永嘉之權重矣哉

建昌侯延齡論死。

初鶴齡延齡俱下獄。按治數月。其詛呪怨望大逆事皆無左証。獨延齡殺人有驗。　昭聖皇太后窘迫。莫知為計。會哀冲太子生。　昭聖以延齡請。欲赦之。　帝益怒。將坐以大逆。族其家。張孚敬上言。延齡實殺人。罪當抵死。而坐以大逆族誅。于法不可耳。延齡財虜耳。何能為逆。　帝不聽。已而數詰問之。具對如初。帝決意考問薄昭故事。命法司會官集議。群臣恐傷昭聖意。議從末減。帝不悅。竟坐延齡罪斬。黜鶴齡南京錦衣衛指揮。寄祿閑居。實禁錮之。已而延齡復有詞。刑部尚書聶賢稍為開釋。　帝怒奪賢俸一年。承勅官逮繫詔獄。錦衣都指

揮王佐力爲推鞫。探得劉東山恫喝諸情。論誣罔反坐。
唐龍屠僑等。謂東山罪重。請荷校闕門外。昂之。不及立
旬日死。延齡仍坐斬。長繫臺獄。子宗儉。及鶴齡子宗說。
俱置南京。没其賜產。

論曰我　朝戚畹之寵。無逾二張。得禍亦無踰二張。當
敬皇時。二張橫甚。時入禁中。至寢窺御幄。爲閹人何
文鼎所箠。　敬皇置不問。蓋抑之使自斂飭。而二張不
悛。侵民田廬。請官寺益第舍。登壟斷市利。積金錢亡慮
數百千萬。不自猒足。其廝養姻婭。往往凌官府。繫獄囚。
莫敢誰何。主事李夢陽抗疏言之。幾血虎吻。賴　帝聖
明而脫。意亦極矣。當是時。人知其貴盛。而不知滅敗之

萌固基於此矣乃易世之後欲自退戢而積殃已深未易拔去辟之投毒食中待時而入吻也況又攫取以吞之乎其及也宜矣或曰當是時二張戢甚不敢與邵蔣伍宜若無罪焉曰欒盈之不免非邪彼易世也猶及況其身乎後之戚畹可永鑒矣雖然以　昭聖之慈而不庇其骨肉　帝亦有所弗慊也

免戮重囚

時　帝欲誅延齡命法司論決孚敬與李時等上言昭聖皇太后春秋高猝聞延齡死能不內慟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邪　帝怒謂孚敬曰自古强臣令君若愛死因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

邪。孚敬持不已。會九卿鞫囚闕下。汪鋐以私怨欲論殺

御史馮恩。左右錄鋐罵詰對語。微以聞　帝不懌。乃命

今歲當論諸囚俱免刑

十有一月以從叛指揮馬昇爲都指揮楊麟爲指揮使移

置武昌福州衛

樊繼祖上言馬昇楊麟始因叛卒擁戴拒城固守。抗敵

王師。旣而窘蹙悔悟。協謀內應擒馘首惡。誠所謂罪之

魁功之首也。下兵部議。王憲謂二人功罪昭然。宜宥罪

賞功。量移內地。庶遺孽不生。遺釁可息。從之。乃以昇爲

都指揮調武昌衛。麟爲指揮使調福州衛

附錄巡撫保定都御史周金上言李新芳之橫。乃左都

御史王廷相爲之主護使有所怙恃養成其惡廷相亦許金自生疑慮誣及臺長乞各罷歸下吏部議汪鋐請遣給事中王禎刑部郎中李櫝會核新芳騰胥事金廷相各留供職從之

巡檢盧蘇殺田州判官岑邦相

初邦相歸田州盧蘇矜與復功專橫特甚邦相不能制漸有郤盧蘇遣其黨刺邦相不克邦相糾衆伐蘇敗還蘇遂劫土目攻邦相執而殺之燔其屍都御史陶諧受蘇誑言邦相病死奏立邦彥子芝遣歸田州猛仲子邦佐爭立鄰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蘇走免亂復大作兩江震動事聞下督府核其故都御史蔡經恐朝廷復用

兵乃上言邦相不孝且詹下蘇因怨殺之乃置不問

乙未嘉靖十有四年春正月復革京通及徐淮倉提督內臣

嘉靖初各倉內臣俱革後李宣貿緣外戚復提督京倉給事中孟奇力諫不聽已而復以王奉李慎督京通二倉徐淮臨清亦漸復用及張孚敬議革鎮守監倉市舶各內臣獨不及宣等以故王奉李慎恣肆日甚至是給事中管懷理等上言太監王奉李慎大肆饕餮橫行科索輦轂之下竊柄殘民乞革還勿補下戶部議尚書梁材覆奏我 朝酌古定制監局等官供事于內府部等官分治于外其載 祖訓體統截然若京通等倉實皆

戸部職掌督收則有侍郎郎官巡視則有監察御史綱舉目張萬世無弊宣德正統以來始用內臣亦止一二而已正德間陸續增置一羊九牧需索多門害輓卒漕政大壞　皇上銳意釐革量用數人而奉等多方搯尅瘠卒剝民至于臨淮等倉俱有內臣管理宜一體革還復我　聖祖設官分職之典成　陛下光明正大之業從之

奪駙馬鄔景和投獻田地

景和聽厮養孫惠等從誆受小民投獻田三百八十九頃隸安州三角淀諸處事聞命給事中薛宗鎧按覈明實請奪其田募民承佃徵租銀歲解太倉　帝從之收

孫惠等法司鞫訊景和戒敕

莊肅皇后崩

武宗后也謚曰孝靜莊皇后

二月初建九廟

初夏言請定七廟額謂　皇上復古廟制正太祖南向位則　太廟之名實符周典　太宗功德隆赫特建百世不遷之廟宜曰　文祖世室在三昭上　仁宗　宣宗各為昭穆第一廟　英宗　憲宗為昭穆第二廟　孝宗　武宗為昭穆第三廟庶為萬世不刊之制　帝從之仍命考昭穆遞遷之義既而工部計費約用白金一百二十餘萬兩欲加徵于民災歲難科且緩不及事

乞借戶部糧稅馬值數十萬先備急用徐開納粟入監例次第補選從之仍卜二月八日巳亥興建先期告廟

帝曰廟制已稽郊祀數歲矣甚非事天尊祖之道其如期速建已而 帝御文華殿西室召張孚敬李時夏言諭曰建羣廟本爲尊太祖而 太廟專祀 太祖乃廟廷壓無禮宜崇飾言請卜日併飾從之

綱以唐順之以主事致仕

初順之爲吏部主事選授翰林編修 帝命順之校閱實錄寶訓順之移疾請告下吏部議汪鋐覆請應否放還 帝曰唐順之方改史職見校訓錄輒自移疾其以原官致仕

□隱致仕

三月以張瓚爲兵部尚書

頒御詩于羣臣

初　帝幸南內召張孚敬李時汪鋐夏言郭勛同遊覽日孚敬時鋐言各作奉制記樂賦以獻　帝亦作詩一章命曰御制記樂同遊又爲作序曰御制詩賦集序內閣繕寫成帙附諸臣奏賦其後命曰御作詩發工部刊摹成書頒示兩京羣臣

策士奉天殿

對策者三百二十有五人賜韓應龍等及第出身

張孚敬致仕

孚敬在閣日久，痰暈屢作，連疏乞歸。帝留之，愈堅。孚敬陳乞數四，帝察其真疾，手自合藥，遣內使賚賜之。孚敬飲藥，奏謝，益稱疾篤。帝不得已，乃許致仕去。已而遣行人賚勑送還，月給廩八石，歲給輿皁八人，命有司以時存問。

夏四月乙未，初賜百官食麥餅。

初緣佛氏說，是月八日，賜羣臣食不落夾。帝厭其名不馴，命于五日，薦新麥于內殿，因爲麥餅，賜羣臣食，自是歲以爲常。

大興隆寺災。

御史諸演因請順天心，絕異端，乞勑禮部申明禁約，盡

毀天下佛像。革僧錄司。下禮部夏言覆奏。改僧錄司于大隆善寺。併移姚廣孝神位。散遣僧徒。隨任各寺。還俗者聽。

遼陽戍卒亂。巡撫都御史呂經謫戍邊。

時管操都指揮劉尚德。查核屯田。清覈侵占。諸卒不便者。遂倡亂。誣都御史呂經重法厚歛。剝害士卒。乃聚衆讙譁。盡甲而馳。欲執尚德殺之。尚德走免。都御史呂經杜門不出。諸卒圍其署。鼓譟不已。經懼。踰垣遁去。諸卒執之。置都司署內。閉錮之。事聞。兵部尚書張瓚懲大同之變。論經激變邊軍。謫戍邊。御史曾汴論救。不報。

帝選庶吉士于文華殿。

初張孚敬議革庶吉士不復選。至是孚敬去。李時請復舊制。帝從之。詔命題試諸進士于文華殿。取庶吉士三十人。送翰林院讀中秘書。

復召費宏入内閣。

五月建啓祥宮。

帝以　皇考獻皇帝。誕降宮中。乃因其地建　啓祥宮以伸永慕。又于内作清虚欽安等殿。以祀真武作太一門以嚴塵瀆。

六月吉囊入榆林塞。肆掠内地。

御史馮恩謫戍邊。

初恩論死繫刑部獄癸巳秋汪鋐欲甘心恩時會官錄囚闕下刑部械恩至鋐張目視之恩向闕跪伏鋐叱令兵馬拽恩東向跪恩挺立不屈鋐攘臂曰君謂死為厲鬼殺我我且先殺君若白上帝殺我耳恩曰吾就磔死亦臣子受命而然爾安得殺我鋐大怒曰若在獄中受人餽遺此豈道誼之士耶恩曰此患難相卹耳吾豈有好官爵與人人豈與我買爵耶爾受某布政使金若干保為都御史受某某寶玉帶金珠若干起廢擢用搖亂國是罪不容誅反欲汚我清修乎鋐攘臂蹴躅欲下扑之恩亦大詬不止鋐遂署情真字于紙尾仍謂衆曰任先生開釋吾自定矣左都御史王廷相曰祖宗朝百六

十年不殺言官。雖自今日始。且法當殺則殺之。如先生言。是以私殺之也。鋐不聽。竟署情真字。武定侯郭勛亦從之。已而 帝廉其狀。是歲免刑。久之。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寃。子行可上言。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可復至長安街。刺臂血書奏。自縛䝉 闕下。通政使陳經見而哀之。乃為引奏。 帝為之動容。下刑部覆覈。至是署審尚書聶賢。左都御史王廷相。各上言。恩應詔陳言伸此抑彼。非須大臣德政者。法無死律。可坐。且子請代父死。情亦可矜。乞從末減。 帝從之。乃論欺罔罪。編戍雷州。

秋七月。汪鋐罷。

給事中孫應奎馮汝弼御史曹逵王廷各列鋐贓積狀交章劾之且述巷謠曰十萬呂文選一億汪尚書鋐乃上疏謂應奎等挾私罔上已而劾者連十數上鋐迫乃乞致仕許之時文選郎中呂希周已遷通政使尋亦罷去

附錄給事中楊僎上言建文時死節諸臣齊泰鐵鉉張紘黃子澄等忠義凜然宜采付史局及加官贈謚錄後立祠尚書夏言覆奏僎所列死事諸臣皆當時誤國有罪者太宗名爲君側之惡聲其罪而誅之楊僎新進儒士未諳事理所奏難以準擬帝怒其狂率原之

初命貴州開鄉舉科

先貴州諸生附試雲南跋涉艱阻至是巡按御史王杏上言乞自開科從之定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有五人

增設廣寧衛儒學

巡按山東御史王時平奏設廣寧右屯衛儒學從之

八月吉囊入榆林寨

守將梁震擊敗之乃去

附錄初古北口泰將魏祥與虜戰歿至是詔入祥褒忠祠祀之

九月命南畿江西湖廣折運漕粮

戶部尚書梁材上言蘇松淮揚等府及江西湖廣地方

今歲荒歉。兊運艱難。宜改折漕粮。一百一十五萬石。以寬民力。從之。

附錄。掌學御史方一桂奏禁詭異冠服。從之

冬十月選補嬪御。

夏言請慎選賢淑。補嬪御以廣儲嗣。乞命夫人女官出諸王館選擇。從之。

啓祥宮成。

夏言上言。啓祥宮及欽安殿天一門俱成擇日祭告。乞命輔臣費宏李時及董役官郭勛林廷棉甘爲霖陪祭。從之。

十有一月延津民李拱臣獻女納之。

拱臣自通政司有女端麗堪充下陳轉送禮部夏言以請帝曰此非大臣獻諛當從所願後拱臣送女至京。言請擇日選視帝曰此淑女至京適值郊享殆天意也不必擇日送館徑進大内可也。